

長夜行



于四
伶幕
著劇



65.00

獻給我

蘇州時期的師範同學

排演或改編須得
本劇作者之同意

時代：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

地點：

上海

人物：

俞味辛

教育學士，私立中小學及補習夜校教員。

任蘭多

味辛太太，師範生。

蕙清

蘭多的瘋姊姊。

馮小斌

蕙清的兒子，十一、二歲。

陳堅

味辛的師範同學，私立中學教員，因救國工作而爲電燈匠。

褚冠球

法學士，味辛的師範同學，中小學教員，後爲「新貢」，任僑教育部「專員」。

衛志成

房東，五十七、八歲，爲某大公司的寫字間小職員已三十幾年。

太太

志成妻。

蔣媽——衛家女用人。

沈春發——工廠小職員，「八·一三」廠燬而失業，轉事囤積貨物，頓成鉅富。

韓英——沈太太——新娘子——登報徵求丈夫的女人。

多多——新娘子的兒子，六歲。

楊瑞芳——新娘子的女友。

時間及佈景：

第一幕——暑假前幾天的傍晚

房東衛志成的客堂間

第二幕——幾天之後的夜晚

俞味辛住的廂房間

第三幕——秋季剛開學的某日傍晚

景同第二幕

第四幕——十二月七日晚前到八日黎明

景同第二幕

第一幕

人：

俞味辛

任蘭多

惠清

馮小斌

褚冠球

衛志成

太太

蔣媽

沈春發

時：

陽曆六月底的傍晚，上海不算熱的天氣。

上海公共租界內普通住宅區內所謂弄堂房子。

舞台面是石庫門內的小部份天井與前廂房，大部份前客堂。

前客堂內，佈置簡單，椅凳之外，有舊沙法一、二件，壁角立一亂置雜物的櫥。衣帽鈎的旁邊有一電話機。

壁間裝飾着字畫，鏡框等。

幕：

幕啓於門外弄堂內的嘈雜聲中。

室內却很平靜。

一線斜陽照在前廂房的窗上。

房東衛太太坐着用心地計算賬。

突然，弄堂內一陣大的混亂聲。

衛太太本能地注視大門，隨即立起身子來。

大門外，人聲鼎沸。

同時，前廂房臨天井的窗後面，任蘭多掀起舊得褪了色的窗簾布，伸出頭來，張望。
同時，蔣媽手裏拿着一把正在弄的菜，從灶披間跑進前客堂來，奔到大門前去看熱鬧。
遠遠的有短促的警笛聲。

手槍聲。

室內三個人相顧愕然。

警笛聲遠去。

三人同時舒了一口氣。

太太（無限感慨）什麼世界！

蘭多 又出什麼亂子了！

蔣媽 我去看看！（想開門）

太太 蔣媽，發瘋了！（嚴厲地阻止）看什麼！別多事！

蔣媽 呵。（走進灶間去了）

（蘭多也縮進頭去，弄好窗幔）

（衛太太找出香煙來吸）

(門外聲漸低)

(蘭多從廂房門出來。她是頗有修養的知識份子，溫婉的師範畢業生，神經質，多愁善感，原就很瘦弱了，加上產後失調，營養不良，患着相當重的貧血症。可是苦難的生活，却抹不掉她出身於中上家庭的痕跡)

(衛太太見她出來，把一雙尖刻的眼睛打量着她)

(蘭多原是有求請求而來的，經她這一打量，態度顯得有些窘)

太太 (敷衍) 俞師母，還沒煮晚飯？

蘭多 還沒呢，衛太太。

太太 唔，你今天，臉色倒很好，身體快復元了吧！

蘭多 是的，衛太太。(胆怯，鼓足勇氣) 衛太太，想跟你商量一點事情。

太太 (早就猜到了幾分) 呵……(弄熄了香煙)

蘭多 (不好意思) 你再借點煤球給我。

太太 怎麼？俞師母，你們燒煤球怎麼這樣費呀！記得上一次才……(她把半截煙藏好之後)……

……唔！俞師母，煤球這樣貴，你怎麼不省着點燒呀！

蘭多 是很省了，衛太太。呃，我用煤球，最是一個個的數着燒，好像一張一張的數鈔票呢！

太太 也真是。唉！再貴下去，可不知道燒什麼了！

蘭多 好像煤球越貴就越不經燒，儘是些黃土！

太太 這年月，煤球店老板的良心，也跟煤球一樣了！

（大門外有人打門聲）

（一陣警車的緊急鈴聲自遠而近地忽然停住）

（兩人用心傾聽）

（電話鈴聲響）

（太太接電話）

（打門聲又起）

（蘭多走去開大門）

太太 （對話筒）……喂，喂，……誰呀？……（對蘭多招手，離開話筒說）……別忙開！……

（又對話筒）……不在家，沈先生還沒回來！……唔，……呵，……（掛斷）

蘭多 （大聲向門外）誰？

聲音……是我！（在大門外）

太太（走過來）什麼人？

蘭多 你家衛先生。

太太 呵！酒糊塗！（不感興趣地坐下扇扇子）

（蘭多開了門）

（進來的是房東先生衛志成，所謂酒糊塗的。他五十七、八歲年紀，可是衰老的程度却超過他的實際年齡，和善的臉部中央龐然大物地壓着一架高而且紅的酒糟鼻子，枯燥的額角上是深黑的皺紋，光亮的腦袋，萎黃的亂髮，合成一副滑稽相可憐相，嘲弄着也諷記着他的一生。左手臂彎上掛一件舊雨衣，手裏拿一把摺扇，一捲小報。右手提著把黑布洋傘，又勾提一個紙包，踉踉蹌蹌地踱進來。）

志成（一進門，見是蘭多，連忙脫下頭上那頂變了色走了樣的舊草帽，笑嘻嘻的鞠躬如也）：

：呃，俞師母，謝謝！

（蘭多微笑，點頭，順手關門）

志成 我來，呵，我來關。（客氣地爭着門門，可是只高高地舉起手，因為雙手全不空）……呃

，俞先生回來了麼？

蘭多 還沒呢。

志成 嘿？（誇張地走進來）可便宜了他！

蘭多 怎麼？（跟進）

志成 他要是早一步回來，走在我前面的話，可要受驚了！（掛上傘和帽子）你們在家裏會不知道？（掛雨衣）

太太 弄堂裏發生了什麼事？

志成 （誇張的語勢）弄堂門口打傷了一個人！嘿，只離開我面前十幾步路，雙方開了槍。（把一捲報放在桌上）你們說險不險？

太太 綁票還是捉強盜？

蘭多 也許又是暗殺，打漢奸，或者是漢奸打這邊的人！

志成 （提着剛脫下來的一件舊的血青色長衫，抖了抖）反正天天如此。（掛衣）天天這樣，不是綁票的打保鏢，就是保鏢的打綁票；不是巡捕打強盜，就是強盜打巡捕；不是愛國份子打漢奸，就是漢奸打愛國份子！打來打去，明鬥暗殺！真是……

太太 那個受傷的究竟是漢奸，還是愛國的？

志成 全不是。聽說是一個過路人！

太太 噫，這，這，什麼世界！

蘭多 真是……味辛怎麼還不回來？（進廂房去）

志成 蔣媽，蔣媽！（弄弄那個紙包）

蔣媽 （在內）來了。

太太 （見了就生氣，明知故問地）你這，又是什麼東西？

志成 （從櫥角取出一個酒瓶來）還不是老規矩！

太太 又喝酒了？（相當嚴重地）改不掉的老脾氣！

志成 （輕鬆地近於賴皮）所以才是老脾氣呀。

（蔣媽送來盆子，杯子，筷子等，即去）

志成 （小心而熟練地把紙包內的東西，倒在盆子裏，斟了一杯酒，偷眼看看正在生氣的太太，

爲了和緩空氣，舉杯）呃，你也來一杯！

（太太作爲沒有聽見）

志成（喝了一口酒之後，又從身上衣袋裏取出一小包東西來托在掌心裏對太太）油煎花生米，怎麼樣？

太太（好不生氣）稀罕！

志成（一連碰了兩個釘子）呵，不稀罕！（安詳地獨酌）

太太（進攻）哼，你倒開心！

志成（防守）不開心又怎麼樣呢！（喝酒）這種時勢……

太太（接得快）這翻時勢，你還這樣糊裏糊塗！

志成（驕，古人說得好：人生難得是糊塗！

太太（脫口而出）沒有出息！

志成（並不就生氣）「嚇唬」！我喝酒也喝不了多少錢，別人不喝酒，也不見得就發了財！（喝了一大口酒之後）我一生沒有別的什麼，就愛喝幾口酒。（倒酒）三十幾年來，寫字間，寫字間，我天天上寫字間，風風雨雨，伏天臘月，我沒有偷過一次懶。伏在寫字台上，寫了又算，算了又寫。坑到現在，眼睛花了，手指頭僵了，我還是我。不喝幾口酒幹

嗎？

太太 得了，得了，我的天皇菩薩！發過牢騷，又要發酒癮了！

志成 你不喜歡聽，我就不說。……（喝酒）其實，要發財，那還不容易？

（大門外有人打門聲）

志成 （欣欣然走去開門）俞先生回來了。

太太 有人喜歡聽你的了！

（志成開了門，鞠躬如也地歡迎）

（進來的是沈春發。在這些人中間，只有他志得意滿，精神健旺。一股忙勁，顯得自己能幹有爲的樣子，其實是自以爲是的淺薄粗俗的傢伙。穿着新而壓得平整的綢長衫，邁步進來）

志成 （一見是他，顯得有點失望）呵。

春發 （神經粗壯，不理會人家對他的一些較細微的情緒反應。點了下頭，直趕進天井來）衛太

太，有我的電話沒有？

太太 有，沈老板。（她和丈夫相反，對他頗爲客氣）是一個姓李的打來的。大概你們的生意，

又賺錢了！

春發 謝謝你。（走近電話機，撥）……喂，老李麼？我是春發……怎麼樣？唔，唔，……什麼價錢？……呵，……總共十幾萬？……貨幾時到？……好的，一定一定。（掛上電話）

志成 喝酒，喝杯酒！

春發 謝謝，你知道我不會喝酒。

志成 坐坐，談談，呃，有什麼新聞麼？

春發 對不住，我沒有空！（匆匆入內，上樓去了）

志成 （爲他倒了杯酒，抬起頭來時，人不見了）咳！

太太 人家忙得很，忙着做生意，堆貨，發財！

志成 沒有什麼意思。

太太 嚟！（走近來）你看，你估估，他手裏有多少萬？

志成 沒有什麼道理。

太太 我猜想，他大概有三四十萬，呵，不止，至少也有五六十萬塊錢了！

志成 唔，也許有，也許沒有，也許還不止。這種時勢……

（沈春發脫了長衫，匆匆的從樓上下來）

春發 衛先生，你樓上的廂房空出來了？

志成 （看着太太）怎麼樣？

太太 還有東西沒搬走，說是有朋友要來住下去的。

春發 租給我，衛先生！

志成 這，（看着太太）怎麼樣？

春發 衛太太，一定租給我！

太太 你的家眷要到上海來了麼？

春發 不，我堆貨，囤東西！

太太 亭子間裏你堆滿了貨，現在又要廂房了？

春發 一定租給我，衛太太，我決不讓你吃虧。你租給別人住家，要用電燈自來水。大人小孩，

出出進進，這多麻煩。租給我堆貨呢，房租照算，你樂得賺個清靜。

太太 呵。（計算）這……

志成 沈老板，你們堆貨囤東西，怎麼不租堆棧？

春發 靠不住，堆棧那有自己家裏保險。怎麼樣？決定了，衛太太！（不等別人答話）好，我去

量一量，算一算，看是可以堆多少箱貨。至於房租，你先講個數目，讓我也核實核算，劃不劃得來。好在大家有數，你不好意思多要，我也不好意思少給，對麼？好，我先去量一量。（說完匆匆自去）

太太 嘿，怪不得能發財，你瞧他多厲害！

志成 沒有什麼了不起。暴發戶，白手成家的暴發戶，都是這種精明鬼，小氣鬼！

太太 我還以為他老婆孩子要來住呢。

志成 他把老婆兒子養在鄉下，是爲了開消少，可以省點錢。他把貨物往家裏堆，是怕堆棧裏會被人家抄了去，強迫出賣，或者被日本人沒收了去。所以……

太太 這，我可不能便宜了他。（狠狠地）哼！要租房子，得依照我的價錢！

（大門被推開，襪冠球提了一二樣禮物進來。他衣冠整齊，舉止略爲浮誇，有一種被人家覺得不大可親近的陰謀家的印象。一出現，便大搖大擺的直衝入內）

太太 （出於不意，不覺爲之大吃一驚）找誰？

冠球 俞味辛。

太太 （虎視眈眈）誰呀？

冠球（見她聲勢兇兇，不免好笑）不要怕，我找三德中學教員俞先生。

太太（沒有好聲氣）這裏又不是什麼三德四德中學！

冠球（大為反感）你怎麼這樣不客氣？

太太（不甘示弱）你怎麼這樣直闖進來！

冠球（要發脾氣了）

志成（連忙出來作緩衝）呃，俞先生還沒回來。請坐，呃，坐坐！

冠球（對於他的客氣也有點奇突之感）不客氣！

志成（指廂房）他太太俞師母在家，你們熟麼？

（褚冠球理也不理他，直推廂房門進去了）

（志成看看餘怒未息的太太）

太太 愛管閒事！

志成 你就太認真！

太太 都是你！胡裏胡塗，忘了關門！（自己去門上了大門）

志成 人家既不是強盜，又不是綁票的。

太太 誰說得定！

（大門外又有人打門）

太太 煩死了！

志成 嘿，都是你。誰叫你堆那麼幾担煤球，把後門給堵死了。要不，進進出出，走後門，自有蔣媽去當心。

太太 還是把房子租給沈老板堆東西清靜些！

志成 （去開了門）啊，俞先生，你今天回來遲了！

（俞味辛挾着過多的課卷進來）

味辛 學校裏考試，又開會，所以遲了！（和善地點頭，招呼）衛太太！

（太太似理不理）

志成 喝酒，喝酒！

味辛 （疲倦地把課卷放在他椅子上，指指喉嚨）咳嗽！（他有一個習慣：說話的時候，常是先搓搓雙手，像搓去粉筆灰，然後揚起右手，身體略轉後方，像指示黑板，開始講解的樣子）這幾天，天氣壞，我又有點咳嗽！

志成 那麼談談，坐下來談談！呃，有什麼新聞麼？

味辛 （咳嗽，同時搓手）新聞多得……

太太 （從旁冷冷地）俞先生，家裏來了客人了！

味辛 呵。（捧起課卷就走，這人的思想情緒常常是跳躍的，投射的）

志成 晚報，借給我看……

味辛 喔。（留下晚報，進廂房去）

（志成開始看晚報，）

太太 （就近來）有什麼？

志成 國內戰事消息很少。……蘇德戰爭，打得非常激烈！……

太太 行情怎麼樣？

志成 什麼行情？

太太 生意行情，是漲了還是跌了？

志成 呵，想不到你堆了幾担煤球，也打聽起市場情報來了！……慢慢，讓我看呀。

（戴上了老花眼鏡，就着光，看）……唔，銀金飛漲……

(太太雖是注意，可不大有興趣)

志成 ……花紗起落甚奇……

太太 ……

志成 ……五金，橡皮，有市無貨，成交甚少……

太太 ……

志成 ……米麵暗盤，一日三漲！

太太 米又貴了！

志成 自然，一天之內漲了三次……

太太 (注意所在)煤球怎麼樣？

志成 呵，煤球，……煤球沒有漲，也沒有跌。

太太 (有點失望)爲什麼？報上說爲什麼嗎？

志成 沒有說。(一頓)這，一定有什麼道理的！

太太 噯！我們再買幾担進來，好麼？

志成 隨便你。

太太 你這人，人家跟你商量，你總是糊裏糊塗的。

志成 我不是一個有名的酒糊塗！哈哈。（放下報紙又來喝酒）

太太 說正經話，你也應該醒醒了！我堆這點煤球，並不是爲了想發財。

志成 那你幹嗎？（取下眼鏡來）

太太 別人家都在堆東西，囤貨。米呀，油鹽呀，茶葉布匹呀，那一家不堆一點？只有你，寅吃卯糧，前虧後空！也不想法子來挪動一下，彌補一點。死心眼，指望著公司裏這麼丁點薪水，濟什麼事！

志成 你說是說得很對。唔，也很有道理。不過，這種時勢……

太太 瞧！又是這句話：這種時勢，這種時勢！好像這種時勢就不用過日子了似的！（一頓）越是時勢壞，越是世界不成個世界，纔更應該打算打算，更應該想想法子呀！

志成 唔。你這也是一種想法，也是一種打算。（頓）不過，你打算得了那麼多麼？

太太 你就乾脆不打算，壓根兒不去想他了，對不對？

志成 （悠然幽然）我呀？我看透了！三十幾年來，我天天坐在寫字台上，看得還不夠！（回憶）使心上興奮了起來）現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唔，廿幾年前，世界第一次大戰，那時候叫

歐戰，那時候，唔，要是我手裏有錢，要是我們不接二連三的死掉三個兒子，讓我有心力有本錢去幹一下的話，現在，我要不是一個公司經理，至少也是一個工廠老板。唔，（回想）……老榮是那時候打開的局面，貝老四是那時候起的家，穆三爺也是那一年發了財贖出來的。只有我，一世老童生，頭髮白了，還仍然是一個洋行小鬼，寫字間小職員！（無限感慨，連乾兩杯）

太太 少喝點，你又要醉了！

志成 這一次可不同了！「八一三」抗戰一起來，我們的廠沒趕得及搬走，公司就落在這孤島上，弄得不死不活。歐洲打了這兩三年，別說工廠和公司不能像上次歐戰那樣的興旺起來，而且有隨時被日本人沒收了去的危險。所以，我算看穿了，你別眼熱，沈老板堆那麼些貨，發那麼些財，日本兵一衝進租界，馬上什麼都完了！

太太 真的？

志成 唔，差不多。

（廂房門開）

（俞味辛和權冠球賓主間謙讓着走出來）

冠球 不客氣，不用送！

味辛 你難得來我家裏。

（兩人走近天井）

冠球 （有心的打聽）方老先生近來見過面麼？

味辛 （口直心快）前幾個禮拜，爲了私立中學教職員聯誼會的事情，陳堅約了我去，看過一次

方老師。

冠球 （有作用的探試）聽說他近來很消極。

味辛 別人或者會消極，甚而至於悲觀失望，方老師可老是那麼積極的。

冠球 （低聲，有點鬼鬼祟祟）聽說滇西方面不像從前那麼注意他了。

味辛 不見得吧！你聽到怎麼說？

冠球 （掩飾）也沒有什麼。（連忙岔開去）好，再談吧，我改日再來看你。

味辛 我在學校的時間多。

冠球 放了暑假呢？

味辛 也一樣，我教暑期學校，補習夜校，還有畢業生補習班。

冠球 噯！你的興趣還這樣好！

味辛 依方老師的講法，這不僅是興趣問題，是我們的義務，也是責任。

冠球 教書，我可教厭了。

味辛 今後打算幹些什麼呢？

冠球 我想改改行了。下次再來找你詳談吧。

味辛 好的，再談。

（冠球點頭去）

（味辛關上門，非常疲倦地回進來）

志成 俞先生，談談，坐坐！

（味辛若有所思地坐下）

志成 快放暑假了，下學期怎麼樣？

味辛 還是老樣子，仍舊觀。

志成 這種時勢，生活這樣艱難，能够老樣子在中學教書，也就很不錯了。

味辛 （苦笑）……嘿……（乾咳）

蘭多（拿着熱水瓶出來）味辛，一封信。

味辛（接信，看了一下信封）蘭，方才老褚跟你談了些什麼？

蘭多 他打聽陳堅。

味辛 陳堅有什麼好打聽的。

蘭多 我覺得老褚這人，有點改變了！

味辛 他的老脾氣，好管閒事，愛東打聽西打聽。

蘭多（走到衛太太跟前）衛太太，方才跟你商量的……

太太 呵。

（兩人同進灶間去）

志成 方才那位是同學還是同事？

味辛 師範時候的同學，本來在黃浦中學教書的，近來幾個禮拜不見面，說是想改行了。

志成 古人說：「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現在呀，一個人，三天不見，他就可能做了大官，變成一個「新貴」，兩天不見，他可能投機發了財，變成一個大富翁。

味辛（苦笑）所謂亂世。

志成 可是，一天不見，他也可能投機失敗，那又是一個窮光蛋。哈哈，俞先生，這種人，這樣的事情，我可見得多了！

味辛 是的。（把信在桌子上輕輕地劃着，心上想着什麼問題）

志成 俞先生，你這信，怎麼不看？

味辛 啊，這，不必看。鄉下家裏寄來的。除了訴苦，要錢，沒有別的。

志成 家鄉還好吧？

味辛 淪陷了四五年，沒有平靜過一天。

志成 有法子，還是接他們出來的好。

味辛 （搖頭）難得很，母親中風，癱在床上；父親老得走不了三里路了。再說，我這裏的情形也……（一陣咳嗽）

（沈春發照例匆匆而來）

志成 量過了麼？

春發 量過了，很合用，很上算，一定租給我吧！

（味辛開始看晚報）

志成 大概涉有問題。

春發 好，沒有問題。（不待答話，連忙去撥電話機）……喂，喂……老李麼……我是春發……房子問題解決了，……是的，……房子完全不成問題！這批貨一定吃它下來……金都要……是的，整票的吃進來，唔，明天早晨八點鐘，……好……好……那麼八點一刻！（掛斷了電話）衛先生，房子就這樣講定了。至於房租……

志成 我只是說，呃，我想，大概沒有問題，但是最後的決定……（把下顎往里一抄）我太太……

春發 你作主就一樣了。

味辛 （在晚報上發現了什麼）……咳！你們看，這，真是天曉得！

（兩人一驚）

味辛 這個廣告……

春發 （看他指的地方）唔，唔……（激賞地）這倒是第一次看見！

志成 什麼新鮮玩意兒？（眯著近視眼擠進去看）怪事，怪事！（戴上眼鏡。讀）……茲有年方

二十餘歲，家世清白，身體健康之女子，迫於生活艱難，事非得已，願為中年男子之續絃孀房、撫養兒女、管理家政。或為殘廢病人之家庭看護，侍奉湯藥，終身伴侶。以酬報國

幣五千元爲條件。如有意者（停）……這，這，怪事，怪事！

味辛

（大爲感慨）……五千塊錢，一個女人！

春發

（輕浮地）合算呀！年紀還才二十多歲呢！而且討價五千，講價還價，（伸出三個指頭）

這個數目准定可以成交！便宜貨，便宜貨！

志成

沈老板，你倒可以囤積下來！

春發

說笑話，什麼貨物多可以囤積，只有女人這東西，囤積不得。第一必須給她吃飯，這樣貴

的米糧，准定是蝕本生意，哈哈！

志成

（跟着苦笑）哈哈！

味辛

（憤慨）你們……喀！（無限同情地）人家廣告上說：「迫於生活艱難……事非得已！」

不是真有苦衷，誰肯，誰願意！

志成

其實，也沒有什麼，呢，男子既是可以登報徵求老婆，女人爲什麼就不可以登報徵求丈夫

呢！不過，五千塊錢的主顧，恐怕未必容易找得到，這種時勢……（發現了春發的動作，

）呀……沈老板？

春發

（正把報上這廣告撕下來，研究地）……「通訊處，本報信箱一九四一號」……

志成 怎麼？你真……

春發 (笑) 我想試試看！

味辛 (嚴肅地) 沈老板，我可不贊成你去開玩笑！

春發 (一本正經) 你怎麼知道是開玩笑呢！

志成 俞先生，你忘了，沈老板的家眷囤積在鄉下！(對沈春發) 好，恭喜恭喜，我們有喜酒喝了。

春發 好的，一定請你喝酒！

太太 (突然出現) 你呀，你就想喝酒！

(春發對志成諷笑)

太太 呃，是沈老板囤貨賺了錢，請客麼？

春發 那裏，現在國貨已經沒有意思了，要發財得想新花樣才行，所謂投機取巧，秘訣只有一個字：新！現在，上海灘上，那一樣東西沒有人囤？

味辛 大概只剩下空氣了！

志成 對！空氣！我就想囤積空氣！

太太 嚇！你呀！國點兒酒氣！

春發 (大笑) 哈哈！

志成 沈老板，這一點也不是笑話，我沒有喝醉酒！我有一個新花樣，一定賺錢，保險發財。你
要不要試試？……

(大家頗有興趣)

春發 (自然最起勁) 空氣怎麼囤積呢？

志成 一斤酒，沈老板，一斤紹興，我講給你聽！

春發 算數！(大聲) 蔣媽，蔣媽！(摸錢)

(蔣媽出來)

春發 (給錢，指酒瓶) 去買酒，快！

太太 算了，沈老板，他已經醉了，別聽他的瘋話。

春發 難得衛先生今天這樣高興。(揮手叫蔣媽去)

(蔣媽開門出)

春發 俞先生，你也難得這樣高興，是不是？

味乎 唔，倒要聽聽如何囤積空氣。

春發 說吧，聽你的新花樣。

志成 慢，慢，別忙，酒還沒來呢。

春發 你騙人，你……

志成 真想發財的話，我自然有法子，只消先下點本，化錢請人放個謠言。

春發 對了。——機市場，第一要靠謠言。

志成 謠言就說，由於天文或者地理的某種原因，空氣要發生一種化學，或者物理的變化了，就好像這幾天報紙上登的，今年的某月某日，幾點幾分幾秒鐘，中國看得見日蝕一樣。你就說到了某一天，這種起了某種變化的空氣，像颶風一樣，要吹到上空來了。大人小孩，男女老幼，呼吸了這種空氣，就要生一種病，隨便說是什麼病，最好是大家不知道的病名，比如一種「疫病」。害了這種瘟病，輕則三日三夜斷氣，重則廿四小時送命。

太太 謠言，這才真是謠言惑衆。

志成 你聽我說呀。（對春發）投機發財，就靠謠言不是？

春發 唔，很有趣味！……蠶後呢？

志成 你們想想，上海這個地方，這個謠言世界，平時就是無風三尺浪，聽到了這樣大的謠言，還不立刻就發了狂？像是末日到了！

春發 的確是新刺激。

志成 你得在事先，製造好一種貨物，一樣東西，比如像：痧藥水，八卦丹，發冷丸那樣的藥品也好，像防毒面具，防毒口罩那樣的器具也好。等到謠言一傳開，消息一廣播，大家議論紛紛，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你就在大報上小報上登啓事，出廣告，發新聞消息，宣傳你發明的這種東西。就說，吃了，用了，可以萬無一失，保全性命。這樣一來，不是把空氣全囤積在你手裏了？上海人呼吸空氣，不是全得要向你買了麼？

春發 妙，妙！

志成 哈，哈，哈！

太太 瞧你醉得這個樣子！

志成 要發財，那還不容易！我，我只是不高興！俞先生，你看，怎麼樣？

味辛（課堂裏的姿勢）衛先生這話，雖然是開玩笑，可是，很有道理。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上海，衣食住行，柴米油鹽藥，那一樣生活必需品，不操縱在敵人手里？再下去，恐怕呼吸空

氣，也真要上捐稅了！

太太 這還成個甚麼世界？

志成 本來囉，這種時勢……（伏在台上睡了）

（蔣媽推門進來）

（大門外傳來一陣哭聲）

（雜着「五香醬牛肉」……「油煎臭豆腐」等等賣物聲）

蔣媽 太太，搜查，巡捕在搜查對面王家了！

（大家注意聽）

太太 搜查王家？

蔣媽 你聽，王家婆媳兩個在哭。有人說，他家大兒子跟剛才打死的那個人有來往，王阿大逃走了，巡捕房來抓他，他娘跟老婆急得要命，哭死了！又有人說：這兒弄堂門口出了案子，每家人家都得搜查呢！

（大家驚惶）

（哭聲）

(寶物聲)

(突然門被推開)

(立在門邊的蔣媽嚇了一跳)

太太 (急注視) 誰?

(門口暗光中出現一大一小兩個人)

太太 什麼人?

蔣媽 (同時) 嚇死人了!

(沈春發和味辛往前去看)

(志成拾起頭來)

聲音 …… (一個女人的直嗓子，傻笑) 嘿，嘿，……嘿，……

春發 瘋子，一個瘋女人!

太太 關門，快關門!

聲音 …… (一個孩子走了進來) 我是小斌!

蔣媽 你找什麼人?

小斌 ……我姨娘叫任蘭。

(味辛爲之震驚)

小斌 ……我姨夫叫俞味辛！

(大家看着味辛)

味辛 (用他出於意外的眼神辨認了一下，對內大聲叫) 蘭多，你快來！(走向前去) ……小斌

……

小斌 ……………

味辛 (上前去抱抱) ……小斌 ……我是姨夫。

小斌 (可可憐憐地) 姨夫！

蘭多 (匆匆從灶間出來，用圍裙擦抹濕淋淋的手) 什麼？

味辛 蕙姊！

蕙清 嘿，嘿 ……………

蘭多 (更大的意外，) 姊姊，你！

味辛 扶進去再說！(一手扶小斌，一手提小斌背來的衣包)

憲清
（蘭多扶着姊姊，一個滿臉風霜，身心遭受着深重打擊的神經病者走進來）
（一邊走，一邊直視着每個人，傻笑）嘿，……嘿，……嘿……

（弄堂裏的哭聲，把這笑聲襯得比哭還難受）

（四個人進廂房去）

（廂房的燈亮）

（留下的各人相互顧視）

春發 怪事！（轉身進去）

太太 蔣媽，快去開晚飯吧！

（太太關好門）

（弄堂里的聲音低）

（蔣媽把酒壺放在主人面前）

（志成再倒酒喝）

（太太整理一下凳子，把他的酒瓶拿去藏起）

（突然，灶間後，人聲嘈雜）

太太 又是什麼事？（往後走去）

蔣媽（衝出來）太太，快，水，明天沒有自來水了！……找東西盛水。

志成 明天沒有自來水？

蔣媽 ……說是自來水公司要加工錢，說是工人罷工，……快，太太，盛水，……（急從牆角裏

搬一脚盆去）

（太太忙著找東西）

志成（大聲對廂房）……俞師母，俞師母！沒有水喝了，快找東西來囤積一點水！

太太（從廚下取出一個臉盆）……這，這真是……（急去，餘音是……）……什麼世界！

（任蘭多提著一個煮開水的鉛壺，拭淚出，低頭，直往灶間去）

（志成舉杯，看著她過去，一飲而盡，伏在台子上）

（後面放水聲）

（人聲）

（傳來水花飛濺聲）

（廂房裏傻笑聲）

——幕——

第二幕

人：

俞味辛

任蘭多

蕙清

馮小斌

陳堅

褚冠球

衛志成

太太

蔣嫻

沈春發

時：

第一幕後幾天的晚間

景：

俞味辛住的廂房的全部。

一邊是用貨箱堆成的「牆」，把這廂房隔成了兩半截，每只貨箱上有着同樣的商標圖案，和廠名地址的美術字。拼起來很像花紙糊的牆壁，倒也別有風味。房間的後半部因此看不見了，就作為臥室。

第二邊粉牆。寫字台和藤書架擺得相當整齊合式。牆上有鏡框，中國地圖等。書架上頗富有中西書籍雜誌，鏡框中是男主人黃金時代的學士照相。

第三邊是一排臨天井的窗，第一幕所見的花洋布窗紗擦在一邊。有一張破舊的桌子和幾把椅子，是吃飯用的。

室內有兩盞電燈，一盞懸掛在飯桌上空，一盞是寫字桌上的台燈。

幕：

開幕時，室內黑暗，倒是天井方面的光較亮。

樓上傳來陣陣嬉笑聲，猜拳聲。沈春發在辦喜事，非常熱鬧。

蔣媽（叫聲）……俞師母，俞師母！

蘭多（在貨箱牆後面）……噯！（出來，開燈）

（蔣媽推開廂房門進來。她今天換了一套較新的衣褲，頭上插着一枝紅紙花，一派做喜事的起勁樣子）

（蘭多不免也換了一件新的旗袍，質料雖不算很好，顏色和樣式却十分大方而合身份。只是臉色比較前幾天更蒼白了些）

蔣媽 俞師母，怎麼喜酒你還沒喝，就逃下來了，沈老板要我來請你上去，熱鬧熱鬧。

蘭多（沒精打采）新房裏，人多，天熱，又吵鬧得厲害，我一進去，就頭昏。

蔣媽 俞師母，你又瘦了。前些天，剛好一些，你外甥他們來了之後，又煩了你的心，所以……

蘭多 也沒有什麼。

蔣媽 噯，俞師母，你看，新娘子怎麼樣？

蘭多 這新娘子，人倒很漂亮！

蔣媽 唔，樣子是很漂亮。人，俞師母，人恐怕，唔，（搖頭）靠不住！

蘭多 是麼。你怎麼知道？

蔣媽（笑）我們太太說：這新娘子不是正路貨！

(門開)

(衛太太興緻勃勃地進來。她大大的打扮了一番，十足喝喜酒湊熱鬧的派頭，搖着一把白羽扇)

太太 新娘子請你上去喝喜酒。怎麼？俞先生還沒有回來呀？

蘭多 上夜課呢。

太太 喜酒還沒喝完，有人倒想開頭鬧新房了。

蔣媽 呀，鬧新房了！（匆匆轉身走）

太太 (叫住) 蔣媽，叫你對俞師母講的話，你講過了沒有？

荷媽 今天有喜事，可把我給忙死了，那有功夫跟俞師母說話啊！

太太 噫！（揮手）去吧，去吧！

(蔣媽去)

蘭多 衛太太，什麼事情？

太太 是電燈跟自來水的事情。俞師母，你知道，電燈公司加價，加到多少倍了？你們俞先生用電還這樣費！批卷子，看書，常常弄到深夜兩三點鐘，他還亮着電燈在呢嚇呢嚇地咳嗽。

自來水呢，也加費了十幾倍。前幾天來了個斷水的謠言，樓上樓下，搶着盛水，又浪費了我好幾個「字」。所以，還是請你們自己裝兩只表，電燈自來水，歸你們自家算吧，反正用多少是多少！

蘭多 噯，我跟俞先生商量商量再說吧。

太太 還有，你這位瘋姊姊趕快送進瘋人醫院去，要不了的話，俞師母，可別怪我！

蘭多 呵，我明白了。（非常難受地）

太太 呢，（敷衍）不上去鬧新房麼？

蘭多 我不想再去了。

太太 去，去，喝杯喜酒，也難得今天這樣熱鬧熱鬧。

蘭多 我有點兒頭昏！

太太 噯，俞師母，你看這新娘子怎麼樣？

蘭多 怎麼樣？也看不出什麼來囉！

太太 真看不出，像個木頭人一樣，不是仰着臉，就是低着頭，癡癡呆呆的直發楞！

蘭多 好像有心事似的，哭得眼皮也腫了。

太太 活見鬼，像她這樣的女人，好容易才找到一個丈夫。做新娘子了，應該笑也來不及呀，哭個什麼勁！……講起來，也真是，天底下，那有這樣的事情，女人囉，雖說是女人，總也是個人呀，又不是肥皂洋臘燭，香煙瓜子自來火，什麼牌子什麼貨，標了價錢登報賣！俞師母，我活到這年紀了，這樣的女人可是第一次看見。

蘭多 (苦笑) 是少有。

太太 (低聲，似乎鄭重其事的) 你還不知道呢，這個新娘子是沈老板花三千塊錢買來的呀。

蘭多 不是說四千麼？

太太 三千四千差不多，反正討價還價，儘挑儘揀的貨色，沒有好東西！

蘭多 看她的樣子倒不像個壞人。

太太 嗨，看樣子那能看得出來呀，知人知面不知心。

蔣媽 …… (在門外叫) 太太，太太。

太太 鬧新房了麼？

蔣媽 …… 快來，老爺喝醉了！

太太 嘖嘖，這老酒鬼，酒胡塗，叫他少喝點少喝點，他偏偏要跟每個客人乾杯。

（匆匆忙忙，邊說邊走去）

（蘭多去把窗幔拉好。一轉身，覺得頭有點昏眩，站立不穩的樣子，連忙雙手扶台子，慢慢地忍受着，用力仰起了頭，一手在額角和太陽心之間搓揉）

（俞味辛和小斌進來）

小斌（手裏有個小書包）姨媽！

蘭多 小斌，倒杯開水給我！

小斌 呵。（放下書包，到後面去）

辛味（挾着過多的課卷看着她）蘭，又不舒服麼？

蘭多 沒有什麼。

（小斌送過半杯水來）

（蘭多喝了兩口，強自鎮定）

味辛（把課卷放在寫字桌上，走過來把她的脈膊，就勢吻了下她的前額，溫存地）又是頭

昏？

蘭多 好了。（回頭）小斌，熱麼？

小斌 不熟，阿姨，姨夫買一個燒餅給我吃了。

（取下他的書包）

（樓上一陣猜拳聲，嬉笑聲）

（小斌注意聽）

小斌 阿姨，我去看看！（放下書包）

蘭多 別去，樓上客人多得很。

小斌 我去看看新娘子。

蘭多 新娘子明天看！乖孩子，進去，坐在媽床邊上看看書吧。（把書包給他）當心，可別驚醒了媽。

小斌 噢。（進去）

味辛 樓上好熱鬧。

蘭多 沈老板來過幾次了，要你一回來就上去喝喜酒，鬧新房呢！

味辛 嘿，鬧新房！

蘭多 你不去應酬一下？

味辛 沒有這興趣。……你去應酬過就算了。新娘子看見了麼？如何？

蘭多 漂亮極了！可不像是個壞女人，眉宇之間，有一種說不出的神情，叫人猜不透她的身世。

味辛 你一看見就同情了她！

蘭多 可是，房東太太他們，把她說得簡直要不得！……（給他一封信）家裏又來了信。

味辛 （看了一下信封）母親該不會……（拆開略一展看）……家鄉這時季的天氣又熱又潮溼，

母親的中風症更重了。父親也常常咳得喘不過氣來！

蘭多 前次來信要的錢，還沒寄去。

味辛 拿什麼寄去呢？

蘭多 一點也沒有？……你到學校去預支的薪水？……

味辛 一放了暑假，總務主任，會計先生，就叫魂也叫不到他們！

蘭多 那麼……

味辛 我寫了張條子送到校長家裏去了，明天開招生委員會，可以見面，再跟他當面商量。

蘭多 ……今晚……

味辛 蕙姊今天怎麼樣？

蘭多 她的病是要靜養的，前天很平靜也很清醒，昨天好得跟好人差不多了。可是今天沈老板辦喜事，樓上樓下，忙到晚，姊姊也就吵鬧到夜。

味辛 沒有癲瘋癩癩的衝進新房里去發瘋吧？（咳嗽）

蘭多 我一直看着她的。好容易才睡着了……方才房東太太說……（不願說下去了）呵，辛，你想，明天可能預支到兩個月薪水麼？

味辛 肯預支給我一個月，就算校長對我特別客氣的例外了。

蘭多 一個月……

味辛 一百八十塊錢，要請仙人來分配才夠用！

蘭多 無論怎麼樣，得寄一百塊錢回去，而且……（取書桌上一個有蓋的匣子）這裏有幾張當票，滿期了。不能贖出來，也得去付付利息轉轉期，要不秋天冬天的衣服……

味辛 蕙姊應該送醫院，小斌這孩子，跟着我們挨餓，可太對不起他父親！（咳嗽）

蘭多 我不許你這樣苦惱你自己！（把匣子放在書架上）……辛，別煩悶，慢慢兒，（幻想）等我的身體好了，我再去教書，我們的生活就會好起來的！（無限哀愁）

味辛 蘭，我怕！

蘭多，怕？

味辛 我担心你的身體，再折磨下去，會，會，……

蘭多 辛！（看着他，不覺黯然，是不忍相看，也許是怕眼淚被他看見，突然掉過頭去）

（他上去擁抱）

（靜）

（裏面瘋子發作起來了）

（兩人慢慢的離開，呆住）

蕙清 ……（在內傻笑）嘿，嘿，嘿！

小斌 ……（在內）媽，媽！

蕙清 ……嘿，嘿！

聲音 ……磅！（突然，一個東西墮地聲）

小斌 ……媽又發瘋了！

蘭多 咳！（急奔入）……姊姊！

(味辛愕然)

(門開)

(陳堅凜然健步進來，他和味辛年輪相仿，衣服比較整齊挺直，精神振作，心情健壯，態度沉着，不像味辛那麼思維跳躍。和味辛同樣是善良的知識份子，而性格比較堅強，理智多於熱情，敏感，冷靜，處理問題與對付生活的時候，重實際，少玄想。是一個機警幹練的誠懇的活動份子)

味辛 (從他的來得到了熱力似的) 呵，老陳。

陳堅 味辛！(熱烈的握手) 好熱鬧，猜拳賭酒！

味辛 是辦喜事！鬧新房呢！

陳堅 喔！(隨俗地) 新娘子漂亮麼？

味辛 漂亮極了！是一個特殊人物！

陳堅 呵，特殊人物！是女漢奸，還是女間諜？

味辛 都不是。

陳堅 那麼……

聲音 辨！（裏面又是一樣東西墮地聲）

（陳堅一驚）

（味辛聽着）

蕙清 ……找他們拚命……報仇呀！

蘭多 ……姊姊！

蕙清 ……別拉着我！別阻攔我呀，……我要，……讓我衝出去！

小斌 ……媽！

蕙清 打死那些狗東西……漢奸，流氓，強盜！

蘭多 ……味辛！攔住她！要衝出去了！

味辛 （走去截攔）蕙姊！（向內閣住）

蕙清 ……嘿，嘿，嘿。

陳堅 怎麼回事？

味辛 （長嘆）唉！（回過頭來，一言難盡的對他搖頭）

陳堅 什麼人？

蕙清 …… 嘿，嘿！

蘭多 真沒有辦法。

（味辛對內轉身做做手勢，揮揮，要她進內去）

蕙清 …… 小斌，小斌！

小斌 …… 媽，我在這裏！

蕙清 …… 小斌，你不能去呀！你爸爸只有你一個兒子呀！（哭泣）

蘭多 ……（如泣如訴）真要命！

（味辛嘆氣）

陳堅 誰？

味辛 （走過來）老陳，（勉力壓下自己難受的情緒）馮斌你記得麼？我們紫陽同學。

陳堅 記得，比你我高一班，是你的同鄉。

味辛 這就是他的太太，蘭多的姊姊。

陳堅 對了，你跟馮斌是連襟，蘇州女子師範的一雙姊妹花，當時，有大喬小喬之稱的，怎麼現

在……

味辛（無限感慨）而今發了瘋，變成神經錯亂的瘋子了！

陳堅 他受了什麼大刺激？

味辛 馮斌死了！

陳堅 死了！（默念似的）一位教育工作的同志。（作追思遐想）

味辛 馮斌，他師範畢了業，一直在本鄉做教育工作。從中心小學教員做到校長，又做到縣督學。一八·一三」的時候是代理教育局長，城市淪陷之後，他就躲在鄉下辦教育，組織武裝自衛隊，埋頭苦幹，保衛淪陷了的家鄉，居然有點像小說裏的夏伯陽了。

陳堅 什麼時候犧牲的？

味辛 這次汪派漢奸在江南各縣作大規模的清鄉運動，花錢收買了他鄰近一個地方武裝的流氓隊長，他就上了當，被漢奸跟流氓謀害了。

陳堅（是憤恨是哀思）……

味辛 這種刺激，私恨公仇，對於一個女人……（咽嚥着說不下去了）

（兩人相對默然）

陳堅（擺脫了哀怨，振作起來）味辛！

味辛 唔！

（陳堅正要說什麼的時候）

（小斌拿本書走出來）

味辛 （對小斌）來！

（小斌見有人在，害羞地想回進去）

味辛 小斌，叫聲陳伯伯。

陳堅 馮斌的兒子？

味辛 就祇一個……

陳堅 ……遺孤！

味辛 他母親的寶貝，他父親的希望。

陳堅 也是我們的希望！

味辛 希望……（看着小斌）

陳堅 來！

小斌 陳伯伯！（走到味辛跟前）

陳堅（擺着他的小手，祝福地）……快點長大起來！

味辛……

陳堅 眼睛，嘴唇，很像他父親！

味辛 眼睛流露着智慧，嘴唇象徵毅力，這孩子一定比我們聰敏，比我們堅強！

陳堅 唔，得找個好的小學給他讀書。

小斌（佯着味辛，偷偷地）姨夫！還吃不吃晚飯？不吃，我就脫衣服睡覺了。

味辛（陡然想起了）你餓麼？……該死，我忘了！……

陳堅 怎麼？（看手錶）到這時候，還沒吃晚飯！

味辛 好孩子，你先進去。我們馬上就吃晚飯。（送他進去，回來）老陳，不瞞你說，我家裏，

……今天……

陳堅 ……沒有米？

味辛 也沒有錢！

陳堅 怎麼弄成這樣子！

味辛（解嘲地）「小教聯」，「中教聯」，開會的時候，有人提議，下學期要是不加薪水，那

慶秋季一開學，就來個絕食罷教。（加重）我今天先行絕食了，（苦笑）哈哈！……
陳堅 你這條伙！不早說。（摸袋，拿出皮夾，找）……可是零的也不多，（取出一張鈔票）

……五十塊，先換了買點麵包花生米之類，算是消夜吧！

（味辛無言地接了錢，進後房去）

（陳堅同情地回頭，見貨箱堆成了牆，走過去，用手指敲了敲，研究起來）

（味辛出來）

陳堅 這個……你也堆了貨？

味辛 那裏，樓上一個姓沈的，囤積得太多，沒地方堆了，借我這裏放一放。

陳堅 利用它來作爲牆，倒正合適！

味辛 （苦笑）……

（蘭多一手提皮包，一手攜着小斌出來，和陳堅點頭招呼）

陳堅 身體完全復元了吧！

蘭多 謝謝你。

味辛 ……近來又常常頭昏腦暈的。

蘭多 小斌，叫陳伯伯。

陳堅 好，不早了，你們快去吧。

蘭多 你坐坐，我就回來。（攬小斌走）味辛，留心姊姊！（出）

味辛 嗚……陳堅，近來見到老褚沒有？

陳堅 你說褚冠球呀？聽說他近來很活動！下學期不一定教書了。

味辛 前幾天到我這裏來過一次。

陳堅 有人傳說他跟「七十六」號有來往了。又有人說他去過一趟南京。他自己對人表示，說是回了一次家鄉。總之，很有一點行動詭秘，形跡可疑。

味辛 我想不會的，記得麼？方老師的話，人生好像黑夜行路，失不得足，老褚在社會上混了這麼多年，我想不致於失足，更不會迷了路，走進「歹土」去的！

陳堅 這是你忠厚的看法。

味辛 再說，抗戰已經抗了這麼幾年，老褚要壞，早就應該壞了，現在，離開最後的勝利已經不遠，老褚怎麼會反而不自愛惜，自暴自棄呢？

陳堅 俗話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所謂：堅持，節操，要看最後的。

味辛 我不同意你這樣看老褚。

陳堅 他的社會關係從來就很複雜，所謂：「過橋名士」的「新貴」羣里，不少是備大學時候的教授跟同學。

味辛 那條我也是他的中學同學，方老師也是他的先生哪！

陳堅 好，味辛，我們不必爭辯，傷了同學的感情，但願老褚沒有什麼就好了，我也只是說，到現在為止，僅僅形跡可疑。今後跟他談話，警覺點，留心點就是了！

味辛 我是無所謂，我又不參加任何活動。

陳堅 至少他知道你是方老師的得意門生，跟方老師還來往的。

味辛 近來，他們對方老師究竟怎麼樣？

陳堅 劉淇恩博士被刺之後，他們就想暗殺方老師，這是你知道的。去年夏天，汪精衛宣佈了新開界的八十三個黑名單之後，對於教育界放鬆了一點。今年春天是專門對付銀行界。近來漢奸又開始對戲劇界教育界下手了，大目標是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鳳琴先生跟方老師黑單，榜上，有名的中小學校長教員，可不少！

（外面，一陣客人來往的聲音過去）

陳堅，我常常這樣想，假使不是這麼個倒臺的時代，沒有那麼些討厭的問題，那末我們辦一個中學，方老師做校長兼教國文，你教物理化學，我教英文數學，老褚擔任史地，再找幾個同學幫幫忙，該多麼好，多麼理想。那一定比現在任何私立中學要強得不知多少了。

陳堅（冷靜地）味辛，你想得太美了。可惜這太不是時候。方老師不可能不用說，連我，今天也是辭行來的。

味辛（激動）辭行？你要上那兒去？

陳堅 香港。

味辛 幹嗎走得這樣突然！什麼時候回來？

陳堅 學校的功課我已經辭了。

味辛 是不是「派西」方面對你下了恐怖手段？「七十六號」要緝你的票？

陳堅 這，我原是早在準備之中的。

味辛 ……（一陣滲動的咳嗽）

陳堅 味辛，別那麼激動，所謂恐怖手段，政治綁票，這沒有別的，祇是表示那些低能的流氓，做漢奸的技窮了。

味辛 到了香港之後，是打算到祖國大後方去？還是到南洋海外去另謀發展？

陳堅 先離開了上海這孤島再說。敵人一定要南進的，所以我南洋未必去得成。到祖國懷抱裏去不去？我還是這個主張，參加大後方的直接抗戰工作，固然應該，可是淪陷區的工作，也同樣重要的！

味辛 （在老朋友面前，自然表現的情緒）老陳！我羨慕你！老同學裏面，要算我最平凡了。（回憶）記得我們在師範學校的時候，晚飯之後，在母校的紫陽公園裏散步。遊山亭，光風霽月台……（依稀當時情況，風景好，興緻高）當時的想像多麼美，志向多麼遠大！那種豪情勝概，真是不可一世！

陳堅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海闊天空，的確够狂妄的了！

味辛 我們不會接受一般同學特別重視的留校服務這光榮。想在大時代的風雲浪潮裏，作爲一番，我到南京升了大學，老褚到上海讀了政治。

陳堅 你們都比我好，我只到北平去流浪了幾年。

味辛 你的生活比我不平凡得多了。

陳堅 現在還不同樣是私立中學窮教員。

味辛 至少，你現在能够離得開了！而我，（咳嗽）……老陳，在你面前，用不着掩飾。講俾事父母，父母在家鄉淪陷區裏挨餓！傭妻孀子呢，兒女窮死病死了。蘭多，你是知道的，她不是一個沒有才能的人，可是被窮困的生活坑着，坑得她產後失調，害了極度的貧血病。

陳堅 你又感傷了。……其實，要動，你何嘗不能變動一下生活方式呢！

味辛（低沉地）不知道是家庭累了我，還是我累了家庭！（又高昂）抗戰初起的時期，我不是沒激動過。上海變成孤島以來，我也不止一次的想離開這裏。可是，一直到今天，五個年頭，把我磨得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

陳堅（也有點激動了）誰沒有家庭，誰沒有父母呢？……老俞，不是今天你這樣興奮，我決不願意提起。我剛七歲，父親就中了風，半身不遂了，在農村破產的打擊裏，我哥代父親挑起了維持大家庭門面的重担子。因為沒有盼望到我做官發財，失望地跟父親死了。於是這個維持大家庭舊門面的重担子，就壓在一個忠厚老實的大姪兒肩膀上。家鄉淪陷了這幾年來，我老娘是否還活着在逃難，家裏又死了幾個人，或者又添了幾口了，我全不知道，我也不敢去打聽。我情感上時時懷念着家鄉家庭，我又理智地常常割斷這懷念。我硬着心，把對於家庭的自疚的苦痛，封存在心底裏，怕去探觸它。也不敢輕於去翻動它。我拿參加

救國工作，當作一條鞭子來策勵我自己。我把獻身革命，當作一道符咒，一個命令，來鎮壓我自己。范仲淹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話，味辛，把天下這兩個字作爲人民大眾來理解的話，那麼，他，范仲淹，在這先後之分上，顯然還沒有和人民大眾化成一體。老俞，難道我們不應該比范仲淹更進一步麼？……當我們爲自身問題煩惱，爲家庭問題苦痛的時候，爲什麼不想得實一點，看得遠一點呢？

味辛

（幽沉地吟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陳堅

我想，范仲淹這樣說，不是什麼英雄豪話，只是一個有良心的讀書人，知識份子的良心話。味辛，你方才想起了方老師的話，（一頓）不錯，人生有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尤其我們現在生活在遭敵後的上海孤島，那才真像在黑夜裏走路，而且是一個很黑很黑的長夜，是一條很難走很容易失足的長途。（加重）但是，味辛！倘使我們僅僅是走着走着，僅僅是自己不失足那還是消極的！

味辛

你是說，……

陳堅

（緊接）我是說，我們不僅應該自己不失足，跟着人羣走，我們更應該跑在人羣前面，領導在這黑夜裏走長途的五百萬上海市民，不失足落水，不停留後退，光榮地走完這長途，

走盡這黑夜！

味辛 因為我們是知識份子麼？

陳堅 更因為我們是學校教員，爲人表率的老師，神聖的教育工作者。中國讀書人的傳統責任，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味辛 可是你，去香港了！

陳堅 老俞，請你別責備我，是漢奸流氓逼我走的呀！

味辛 我並不是責備你。對於你的走，我只有羨慕。……說良心話，所謂「先知先覺」，所謂「爲人師表」，所謂「神聖的教育工作」，我可受够了。我實在太厭倦了！

陳堅 不，味辛，別消極，我不論去到香港或者留在上海，我們始終在一道的。方老師的信條，教育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的責任。

味辛 （苦笑）我知道，（憂怨）不過，教育，教育，再教育下去，快就沒有我自己了！

陳堅 （快）又何必有自己呢？

味辛 （反感）陳堅！（一震，想要發作一下，可又連忙壓制下去）

陳堅 呵，老朋友，我這話太重了！

(兩人開始沉默)

(一陣歡笑聲)

(門被衝開)

(一個醉得顛顛倒倒的人，提壺執杯，闖了進來。這是新郎沈春發，嶄新的衣飾，只是鬧弄得亂七八糟了)

(兩人對這不速的怪客，有點愕然)

春發 俞，俞先生，請你喝，喝杯喜酒！(倒酒)

陳堅 新郎？

味辛 喝醉了！

春發 (舉杯) 乾一杯！

味辛 謝謝你，我咳嗽！

春發 (對陳堅) 這位先生，喝，喝一杯！

陳堅 我不喝酒！

春發 嚶，來，(對味辛) 俞先生，一，一杯。(手哆嗦，酒潑了出來)

味辛 (問陳堅) 怎麼辦？

陳堅 你送他上去。

味辛 走，去看看你的新娘子！(扶他)

春發 新娘子儘看！……他們都說漂亮，漂亮極了！(退後)不過，你得先喝三，三杯，才可以

看新娘子。(又倒酒)

味辛 走吧，你醉了！

春發 不，我今天開心，不，不會醉。(自己一飲而盡，揚杯)瞧！哈哈！(就近坐下來)俞先

生，我告訴你，你不知道……

味辛 (對陳堅) 糟糕，他不肯走了！

陳堅 (看看手錶) 那我先走。

味辛 好，我明天去看你，給你錢餞行！

陳堅 不必了，你知道我行動不大方便。再見吧！

味辛 不，在你起程之前，我們一定得再見一次。

陳堅 那麼，明天晚上，你去找方老師，我們在那兒談談「中教聯」「小教聯」的事情。(握手)

「今後，「中學教職員聯誼會」，要你多多負責了！」

味辛 再談吧。（開了門，叫）蔣媽，蔣媽！

陳堅 幹什麼？

味辛 把這醉鬼弄出去。

（陳堅點頭下）

（味辛轉來）

春發

……俞先生，我告訴你……你不知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不，不做做生意，賺點錢？……我告訴你，我是一個工……工廠裏的小職員，「八，八，一三」，東洋鬼敵人，把工廠燒，燒了，我從閩北逃出來，……去當，當兵，沒有成功……我餓肚子，可不，不做漢奸呀！……我不做漢奸，就做，做生意，……這年頭，沒有別的，發財，賺，賺錢是真的，是不是呀？……你爲什麼不做生意？……今天我討新娘子，心裏很開，開心！……我告訴你，很開心，所以，你，你沒有錢，我可以借，借給你錢，做，做生意。……嘿，嘿，你書書呆子，……你太，太苦了。……你太太，也太苦了。

味辛 ……（先是嫌惡他，討厭他，漸漸同情他，終於自己身世之感地啼笑皆非了）……

（蔣媽來，見狀，笑）

味辛 扶他出去！

（蔣媽扶春發，一手代他提酒壺）

春發 （一手拉住味辛）……去，喝一杯……

（味辛不願被拉，揮手）

春發 ……看看新娘子！

蔣媽 俞先生，請你幫我弄他上樓。

（味辛無可奈何地被拉去）

（門被關上）

（蔥清從裏面出來，直瞪着眼睛，四顧，驚悸）

蔥清 ……小斌，小斌，小斌！（走到門口，正要開門時）

（門被推開）

（蔥清嚇得往後退幾步）

（褚冠球高高興興地踱進門。他長衫，手杖，粗壯的雪茄煙，氣派甚大的樣子。見蔥清，

一楞)

(蕙清瞪視，顫慄)

冠球

(驚奇) 噢——！(打量她) 誰呀？

蕙清

呵——！(猛撲冠球)

(冠球急往後退)

(蕙清繼續逼上去)

(冠球被逼退出)

(蕙清急關上門，抵住)

冠球

……(在門外) 喂！(打門) 開呀！

蕙清

(用力抵門) ……不，不，沒有，我沒有兒子呵！

冠球

……(打門) 開開！囉！

蕙清

(憤恨萬分) 你們太狠心了，……害死了我丈夫！……又要謀害我兒子！

味辛

……(在門外) 怎麼回事？

冠球

……問你呀！怎麼回事？

蕙清（更加着急）我沒有兒子呵！……你，放過了他吧！……我沒有兒子。我只有這一個小兒子呀！

味辛……（打門）開門呀，蕙姊，是我！

蕙清（死力攆門）求求你們！（真的，對着門半跪下來了）

（門外沉寂）

（蕙清哆哆嗦嗦的全跪了下去）

（天井裏近門的一扇窗子處，扯動窗幔）

味辛（伸進頭來，非常難受，但是竭力壓制着感情，和平地叫）蕙姊，蕙姊。

（蕙清注視他，一會兒之後，驚訝的情緒才減少些）

（蕙清像受了催眠似地慢慢地立起來）

（味辛招手）

（蕙清慢慢的離開門，走過來）

（味辛縮回頭去）

（門被推開）

（味辛走進來）

（冠球跟入）

（憲清猶有餘悸地直視冠球）

（味辛做叫她進去的手勢）

（憲清受催眠似的慢慢地走進後房去）

（味辛這才鬆了口氣）

冠球 你玩的什麼把戲？

味辛 （難受，咳嗽）……

冠球 什麼人？

味辛 （低沉地）唔，親親，蘭多的姊姊，她有病。

冠球 怎麼瘋瘋癲癲的！

味辛 老褚，對不住，我累得很，以後再告訴你吧！

冠球 你好像很煩惱！

味辛 唔！

冠球 有什麼困難麼？

味辛 也沒有什麼。

冠球 味辛，你我從來是無話不談的，倘使你有什麼困難，那麼……

味辛 真的，沒有什麼。

冠球 你別隱瞞，我看得出來。

味辛 坐吧，蘭多出去了，茶也沒有。

冠球 你跟我還客氣。

小斌 ……（急促的聲音）姨夫，快來，阿姨！

味辛 （有所預感）小斌！

小斌 ……（在外）阿姨病了！

蘭多 ……（在門外，聲音低弱）辛，來扶扶我！

（味辛急出）

（冠球看着門）

（小斌跑進來）

(味辛扶蘭多進來，坐在一張凳上)

(小斌倒杯水)

(蘭多疲乏無力得眼睛半閉)

(味辛接過水來給她喝了幾口)

蘭多 …… (舒氣)

味辛 好了點麼？

冠球 蘭多！

蘭多 褚先生！

味辛 進去驗驗吧。

(蘭多被扶入)

冠球 (問小斌) 在路上昏倒的麼？

小斌 姨孃同我去買麵包，買了回來，走到馬路口，兩個人，跑過來，(做手勢) 這樣一下子，

一個人搶了阿姨手裏的皮包；又是這樣一下子，一個人把我手裏的麵包也搶去了。

味辛 (走出來) 搶？

小斌 姨夫，買的麵包掉掉了，姨娘的皮包，還有錢，都搶了！兩個人……
味辛 阿姨就昏倒了麼？

小斌 那個搶錢的人，這樣一推，姨娘就倒了！後來，我扶着姨娘，慢慢的走回來的。

味辛 ……（激動，可是壓制着）

冠球 還算好，只搶了東西，人沒有受傷。今天朝晨，我親眼看見的，小菜場邊上，爲了搶一個燒餅，打得皮破血流，傷了兩個人。

味辛 巡捕呢？

冠球 嘿，巡捕裝做沒有看見。其實，管也管不了那麼許多！全是空空着肚子，眼睛裏閃出火來的人，巡捕房沒有這樣多的監牢關他們，報紙也沒有這許多篇幅登載這類事情。那一天，那一條馬路，不發生幾樁這樣的案子？巡捕看見了，也只好掉過頭去，走走開。

（小斌這時候溜了出去）

味辛 （走到了前後房之間，對內，輕聲）……蘭，好了點麼？

（蘭多在內有疲弱的回聲）

（味辛才放心了些，又倒了杯水送進去）

（冠球在味辛這忠厚人不大注意的情況下，常常鬼鬼祟祟的。這時一個人在台上走動，看見那個小匣子，隨手拿起來，掀開，見是當票，嘖嘖嘴，搖搖頭，忽有所思，放下匣子，轉身，作一個陰謀的決定）

（味辛出來）

冠球（迎上去）老俞，近來生活情形怎麼樣？

味辛……（咳嗽）還不是那慶回事，老樣子！

冠球老兄，物價飛漲，生活程度高，教書的收入有限，能够維持老樣子，不很容易吧？

味辛反正從前物價便宜，生活程度低的時候，也是同樣艱難地維持過來的！

冠球得想想辦法才好呀。長此下去……

味辛……

冠球報紙上說，公共租界工部局職員的薪水，米貼，有的增加了百分之四百，有些加高了百分之五百多了！

味辛那是工部

冠球據統計，現在一個中學教員的月薪比不上馬路上一個站崗的巡捕。

味辛
……

冠球 換句話說：你我一個月的薪水，還不及一個大英照會的黃包車伙的收入。再換句話說：你
我……

味辛 所以你不再教書了。

冠球 可是，你我大學畢業的堂堂學士，總不能戴着方帽子去拉黃包車呀！

味辛 噯，老褚，我正要問你，你近來在做什麼活動？

冠球 我活動什麼？

味辛 所以在問你呀。你我是老同學，老朋友！

冠球 那你還不相信我？

味辛 可是，別人在說你……

冠球 造我的謠言，是不是？那一定是陳堅，無的放矢。

味辛 老褚，我不同意你這樣說陳堅，大家老朋友，見根見底，清清楚楚，沒有什麼謠言好造。

冠球 你知道？上海，他呆不下了。

味辛 你呢？

冠球 我想改改行，做做生意了。

味辛 那一類？

冠球 有幾件事情在接洽，還決不定。味辛，我看，上海的局面，遲早保不住，不說別的，日本兵一衝進租界，還不完了！……喂！（就近去，秘密地輕聲）據瀛西方面傳出來的特別消息，今年年內日本一定南進。

味辛 啊！

冠球 （大聲）一南進，上海，香港，死路一條。

味辛 不見得太容易吧！

冠球 局面要變動，那是一定的。所以，我想，另謀出路，早作打算。你呢？老兄，所謂識時務者是俊傑，這意思，我想是凡事應該見機。

味辛 怎麼纔見機呢？

冠球 那要看各人的看法和做法了！

味辛 你真的做生意？

冠球 那還有假的。我回了一次家鄉，籌到一筆款子，你有意的話，那我們合作。

味辛 我沒有這興趣！

冠球 老兄，這不是興趣問題。

（突然，門外客堂裏人聲）

太太 ……（聲音）你逃！小鬼……捉賊呀！

小斌 ……（哭聲）啊——！

（室內兩人聽）

太太 ……（大叫）阿呀！你們來看啊！賊！

（小斌哭着逃了進來）

味辛 （攔住他）怎麼？

（小斌害怕得止住哭，掉淚）

太太 ……（叫聲）蔣媽，你這死人，冷飯偷光了……中午剩的飯，晚上喝喜酒，沒有動。這

小餓死鬼來偷冷飯吃了！……真是活受罪，活作孽，活現世呀！（一路罵遠去） 家裏

出了小偷了。

味辛 （每一句話，像一個釘子釘進他的心）

冠球 ……（明白一切，看小斌，又看看味辛）

（小斌低頭）

（味辛像被電癱了似的呆住）

冠球 （慢慢地從袋裏摸出一個紙包來對小斌）小弟弟，餓麼？

小斌 ……

冠球 （送給他）巧克力糖！

味辛 （突然爆發）不給他！

冠球 小孩子不比大人，餓了就……（給他）吃吧！

（小斌不敢接受）

冠球 （塞給他，拍拍他的肩）去吧！

（小斌逃入後房去）

（味辛慢慢的移動步子，走近他的寫字台去。坐下，雙手抱頭，伏在高高的一堆課卷上。不

動，也不說話）

（冠球看着他，幾次想開口，終於沒有說什麼，輕輕地走近書架上，從衣袋裏摸出一大疊鈔

票來，略過一眼，輕輕地壓在匣子底下，就手抽出一本洋裝書來，並不看，心不在焉地翻書頁，書頁飛快地連續飛過，發出一種響聲來）

（味辛沒有動作，也沒有聲響）

冠球 味辛！

（味辛不理）

冠球 （把書拋了，較重）味辛！

（味辛仍不理會）

冠球 （走近味辛對面去，立著，十分同情地）……老俞！

（味辛還是沒有動靜）

冠球 （用熱情的調子）……別太難受……老兄……你就是太感情了！……

味辛 （昂然抬頭）……我抱歉……我對不住這孩子……對不住他死掉的父親！

冠球 那有什麼呢！別人對得起你麼？你是我們師範學校的模範生。方老師稱讚你，說你的志向跟你的成績一樣高！你考進了國立大學，還是最優秀的高材生。不像我在上海野鷄大學裏混混！但是，老兄，請問你得到的酬報是什麼？社會對得起你麼？……所以……

味辛 人生有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

冠球 書呆子，從高中教到初中，從小學教到補習夜校，從白天教到晚上，結果呢，吃不飽，餓到餓得死，所以……

味辛 ……（咳嗽）

冠球 你比別人更痛苦，因為你是情感太重的人。你比別人更困難，因為你有家庭負擔，從來只靠預支薪水熬下去的。（停頓）家在淪陷區，不能不寄錢回去吧？（停頓）藹多的病越來越深沉，越拖越惡化了，是不是？（停頓）你阿姨應該送進精神病院去醫治，是不是呢？（停頓）這小孩子，小孩子不比大人，……

味辛 老褚，別說了，我自己知道得比你更明白。

冠球 哼！旁觀者才更清楚，明白了濟什麼事？得想想法子呀！

味辛 悲劇！……生活！

冠球 對了！悲劇！這叫生活的悲劇。

味辛 （振作起來，堅決地）老褚，對不起，我累，我疲倦極了！夜校的這些卷子，一本也沒批改。明天，學校裏開招生委員會，我今晚還得出題目！

冠球（看手錶）啊，已經快到戒嚴的時候了。那末，再談吧！（預備走）

味辛 再見！

冠球 再見！（走）

（味辛夢遊病似的墮入思想混亂中間）

（沉默）

（味辛經過一個決定，走去關了電燈，摸到寫字台前扭開一盞暗淡的小台燈，坐下，開始批改課卷）

（天井裏中間的窗口，慢慢地有一個人頭伸進來）

冠球 ……（那個伸入的頭）味辛！

味辛（猛抬頭，見是他）……老褚！

冠球 ……書架上，當票匣子底下……（陰謀地一笑，頭急縮去）

味辛 ……（走到書架前，看，拿起這疊鈔票看，想了想，決心，急往門前走去，拉開門來，將

衝出時）

（門外一陣聲音）

（喝酒的客人散了）

（味辛呆住）

（禮讓聲）

（嬉笑聲）

（議論聲）

（混成一片聲音）

（味辛退後，推上門，兩腿麻木地拖不回來）

（幕漸落）

（味辛手裏的鈔票紛作蝴蝶飛舞）

幕

第
三
幕

人：

俞味辛

任爾多

馮小斌

陳堅

褚冠球

衛太太

蔣嫻

韓英

多多

楊瑞芳

時：

秋季剛開學的第一個禮拜六的傍晚。

景：

同第二幕。

幕：

一個時期的晚前，金黃色的一線夕陽從天井裏斜照進窗來。

桌上多了一盆雖然價廉可是十分可愛的時季花草，正開得茂盛。

蘭多在縫做一件衣服，色彩和她自己身上穿着的那素色的旗袍很配合，和室內的色調也很調和，她臉色比較好看了些，顯然精神健旺，調子清快多了。

是陽光，是花草，是女主人的神情製造了一種與前不同的氣象，使人有透過第一幕的擾攘煩雜，第二幕的苦澀沉鬱，進入該是開朗了的境況之感。

（房東太太推門進來）

太太（一本正經的有事情商量的樣子）俞師母，問你借一樣東西！……不知道你有沒有？好像

你是有的。

爾多 什麼呀？衛太太。

太太 撲克牌。

爾多 呵，從前有一付，扔在抽斗裏，從來沒有動過。（去開抽斗尋找）

太太 （跟過去）有就好了！

爾多 （翻第二個）哦，怎麼不在了？（又開第三個）

太太 （着急）這可糟糕！

爾多 沒有了。

太太 嘖，嘖，真倒霉，剛剛今天我要起個卦。

爾多 算卦？

太太 急死人，我通五關，通了一下午，老是決不定。所以想用撲克牌來算個外國卦，起個西洋

課。

爾多 衛太太，什麼事決不定？

太太 好吧！俞師母，就請你替我出個主意做軍師看。我想堆點貨，可不知道堆香煙火柴肥皂
纔當呢？還是買幾瓶西藥，搽幾匹洋布保險？反正煤球我是不想再堆了。

蘭多 衛太太，你知道，堆貨做生意，我是外行，實竹棒吹火，一竅不通。

太太（不信）近來你們俞先生不是在生意上賺了錢麼？

蘭多 那裏？

太太 俞師母，嘿，別瞞我了，我從你們這個月的開消上，看就看得出來。

蘭多 真是沒有做什麼生意。

太太 真的？

蘭多 真做生意又何必隱瞞呢？……衛太太，你怎麼不去請教沈老板？

太太 他呀，不成，沈老板是專做大生意的。噯，你知道麼？這新娘子倒是福氣人！

蘭多 新娘子怎麼？

太太 她過門來，才只一個多兩個月，沈老板又賺了幾十萬了，真看不出；這個愁眉苦臉的新娘

子倒是……

蘭多 那你還用通什麼五關，算什麼卦？沈老板進什麼樣的貨，你跟着也進什麼樣的貨，那他發財，你也不就賺錢了？

太太 不成呀，我那有他那麼大的本錢，堆他那樣貴的東西呢？

蘭多 衛太太客氣了。

太太 也叫沒有法子，我們這老酒鬼害着病，不做點生意轉轉手，這家怎麼開消呢！

蘭多 衛先生的病，好了吧！

太太 嗜，再不好起來，還了得，快一個多兩個月了。就是那天晚上喝喜酒，鬧新房的，醉得太兇了，一病就病到現在。西藥中藥，當酒那麼喝。前次我堆的那點煤球，連本帶利，全給他吃藥吃光了。唔，煤球，煤球，真倒霉！所以，以後呀，我發善，再也不堆這倒霉的煤球了！

蘭多 反正好賺錢的貨色多得很。

太太 不瞞你說，你不能告訴別人，是瞞着我們家老酒鬼，借了沈老板的錢！所以是賺得，虧不得，我越是胆子小，我就越決不定了。

蘭多 你是算算卦吧。

太太 你的撲克牌又偏偏不見了。

（小斌背了書包跳進來）

小斌 姨娘，照鏢！（說着，一根羽毛尾把鐵釘頭的飛鏢，打過去，釘在貨箱上了）哈哈！

蘭多 頑皮！

太太 當心，別把沈老板堆的貨弄壞了！

蘭多 （想起來了）噯！阿斌，你拿過姨夫抽斗裏的撲克牌沒有？

太太 （起勁了）噯，一定是小斌拿了。

小斌 什麼撲克牌？

蘭多 這抽斗裏，一張一張的牌，一面有花，一面有外國老頭子的。

小斌 呵，在這裏。（進後房去）

太太 這就好了。（大有謝天謝地之意）

小斌 （拿出來）是不是？

蘭多 對了，給我。

小斌 噯，我要玩兒！

太太 （連忙去取下他的飛鏢）你玩這個！（把鏢交壞了牌）這就好了，俞師母，我用了就還你。

蘭多 呵。

（太太數着牌出去）

（小斌用粉筆在貨箱上畫一圓圈，作爲標記，練習打靶）

蘭多 阿斌，姨夫呢？

小斌 姨夫下午就不在學校裏，說是出去有事情了。

蘭多 上那兒去，你知道麼？

小斌 不知道。

蘭多 什麼事情，你聽說麼？

小斌 不知道。

蘭多 有個姓褚的塔伯伯去找過姨夫麼？

小斌 也不知道。

蘭多 （憂慮）真叫人操心！

小斌 （一鏢，中了鏢鴨，拍手）

蘭多 中了，好了，進去看看書，溫溫功課吧。

小斌 嗯！

蘭多 小斌，今天禮拜幾？

小斌 禮拜六。

蘭多 好，禮拜六，你不聽話，不乖，明天禮拜，我不帶你到醫院去看媽。

小斌 唔噃，我要到醫院去看媽！

蘭多 那麼，快進去看看書！

小斌 呵！（收起鏢）

蘭多 好孩子。

（蔣媽鬼鬼祟祟地進來）

（小斌進去）

蔣媽 （輕聲）俞師母。

蘭多 唔。

蔣媽 （就近來）樓上新娘子！

蘭多 鬼頭鬼腦的幹麼？

蔣媽 新娘子叫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呃……（說又不說，四顧）

蘭多 說好了。

蔣媽 她想上你這裏來。

蘭多 來玩兒好了。

蔣媽 不是她一個人！

蘭多 還有誰？

蔣媽 外面有一個人要來看她，所以……

蘭多 呵，她的客，那爲什麼不到她自己家裏去？

蔣媽 俞師母，你不知道，說是，新娘子嫁過來的時候，沈老板跟她講定了的，第一不許她跟外面人來往，第二不許她一個人到外面去，第三不許她……

蘭多 那個要來的是她什麼人呢？

蔣媽 我不清楚，新娘子只說求求你，她一定得跟那個人見面，可是又不能給沈老板碰見。

蘭多 這，我這裏也不方便。

蔣媽 俞師母……

蘭多 因爲……

蔣媽 你就可憐可憐她吧，這新娘子，可真是個好人！一個怪可憐的人。

蘭多 可憐？

蔣媽 我也弄不明白，問她，她自己不願意吐出一句話。一說就哭，連哭也不能讓沈老板知道。
(神秘地) 喂，俞師母，我有一回看見她，偷偷地看一張相片，相片上右兩個人，一個男人抱着小孩子。

蘭多 呵。

蔣媽 你可千萬不能告訴別人。

蘭多 唔，她說的那個人，什麼時候來？

蔣媽 說是今天下午來的，此刻天快黑了。

蘭多 既是這樣，可不能讓沈老知道我。

蔣媽 所以才爲難呢。這樣吧，我在外面留心看門，看見沈老板回來，先就報個信。

蘭多 蔣媽，這樣鬼頭鬼腦的，該不會是什麼要不得的壞事情吧？

蔣媽 不會的，這新娘子可不是壞人。(去了)

(小斌出來)

(蘭多整理着東西)

小斌 姨娘，給我一點錢。

蘭多 買東西吃麼？姨夫說的，吃零食不衛生。

小斌 姨娘，我不買東西吃，我到書攤子上去租連環圖看，看了就會講故事了。

蘭多 （給他錢）早點回來呀。

小斌 噢。（接錢，跳出）

蘭多 好好兒走。

小斌 〇。（出）

（窗上那一抹斜陽漸漸移去）

（門外聲音）

太太 ……（大聲）什麼電燈匠，倒霉蛋，好好的一付牌，給打擾了。（推門進來，手裏拿着牌）

（俞師母，是你打電話叫人來修電燈的麼？一個電燈匠來了。）

蘭多 電燈匠，我沒有叫呀！

太太 這就奇怪了。（退）……電燈匠，你弄錯人家了，我們這裏沒有人叫你！……蔣媽，你留

心看門，我進去了，還是裏面安靜些！

蘭多（好奇地）……新娘子，……電燈匠，……

（放下縫紉的衣服，看看窗）

（窗上陽光已經全過去了）

（蘭多弄了花盆，順手修整花的枝葉）

（蔣媽由半開的門邊，伸進頭來）

蔣媽……（輕聲）來了！

蘭多 是不是電燈匠？

蔣媽 ……（搖頭，笑，伸兩個指頭）兩個人。

蘭多 不是一個？

（門開處，蔣媽領進兩個人）

（廿多歲的女子是楊芳，素樸而顏色很大方的平常衣飾，溫和沉靜而老實）

（多多，比小斌小幾歲，是一個身體瘦弱，不幸而早熟的男孩子）

（八只眼睛相互的搜索了一番）

蘭多 請坐。

瑞芳（謙恭地鞠躬）謝謝！（情緒不很平靜）

（多多很緊瑞芳一步）

蔣媽 我去告訴沈太太。（機伶地急出）

（蘭多端詳着多多）

瑞芳 呃，是俞師母吧？

蘭多 不敢當，還沒請教……

瑞芳 姓楊，木易楊。（點頭就坐，把多多拉近身子）俞師母常常跟韓英談談麼？

蘭多 是說沈太太吧？……很少，雖說在一幢房子，一個門裏，可是樓上樓下，見面的次數並不

多，談談的機會更少了，楊小姐，我倒是很同情她的。大家叫她新娘子，我猜想她不是
一個普通的新娘子。她很憂鬱，很寂寞，對麼？

瑞芳 是的。俞師母，你怎麼知道？

蘭多 從她的眉毛尖上，從她的眼色裏也看得出來的。

瑞芳 俞師母，真感謝你這樣的關心。

(門突然開)

(所謂新娘子，沈太太——韓英像幽靈一樣的飄進來。對於她，雖然其人其行，至今還是一個謎，可是見仁見智，她被議論得已經不少了！她有可歌可泣的身世，而頗沉着含蓄，不輕易歌哭，是一個低俗可又高超的世人。人生得非常漂亮爽利，而憂鬱寂寞的寒光冷氣裏的瑰麗的容顏，陰沉得使人不能逼視。性子起了的時候，也叫人覺得驚異她怎麼會那樣
的堅強勇毅。這時她幽靈似的一進門，一絲短短的淒涼的微笑，剛抹過嘴角，一脈婉婉含
愁的眼光，剪鑲着人，訴逗出無限哀怨)

(蘭多爲之一驚)

(和蘭多還談着話的瑞芳，也有點情緒突變怔忡之感)

(對於多多是更大的意外，意外得一呆，接着是「啊」的一聲，衝撲上去，抱着她的腿)
(由於多多這動作，激動得韓英非常催促，她雙手像唯恐失去寶物似的捧着孩子的頭，身子彎下去不是，挺直又不是地不知如何是好，眼睛在蘭多和孩子身上穿梭似的，踱來踱去)

(弄得蘭多倒窘起來了)

（瑞芳見這情景，連忙解圍）

瑞芳 多多來，給你好東西！

多多 （頭也不回）嗯！（抱得更緊了）

（韓英淚下，撇過頭去強自抑制，手脚有點哆嗦）

（沉默）

蘭多 （想是走開爲妙）楊小姐，你們談談，我，我去有點事情。

瑞芳 噢。

韓英 （跳動地回頭來）不，俞師母，你別走。

蘭多 呃，我得去煮晚飯了。

韓英 請你別走開，俞師母，我是不許跟外面人來往的，回頭，你不在，要是……

蘭多 （爲難地）呵。（去把窗幔弄好放下）

瑞芳 （抱過多多來）多多，我給你好東西玩。

多多 （掙扎）不要，我要媽！（掙扎不脫她的手）媽！（哭）

瑞芳 （恐嚇）你忘了，有陌生人。

多多 媽！媽！

瑞芳 (急了) 多多！

韓英 (見這情景，決心，接過多多來緊緊地抱在懷裏)

蘭多 (聽聽窗外，壓低聲音) 別哭，別哭。

瑞芳 哭，下次就不帶你來了。

多多 我要來，我要媽！

瑞芳 別哭呀！

(多多在媽懷裏停了哭)

韓英 (好容易嚥下的淚水，又湧了出來，決心，把多多推開。忍着淚對蘭多) 俞師母，這，祇

有你知道！

蘭多 你放心好了。

(瑞芳抱過多多去，用糖慰他)

韓英 這是(聽聽窗外)我的孩子。

蘭多 (其實早就看出來了) 呵。

韓英 爲了這孩子，爲了他，我才自己……我才這樣做的！

蘭多 呵。

韓英 我應該受責罰，應該被咒罵！現在，這裏這些人，除了你跟俞先生，大家都看不起我。在我背後笑我，罵我……「這新娘子不是個好東西」……「一個報紙上登廣告找丈夫的女人」！……這些話，不等別人說，我早就自己罵過自己了！……有什麼法子呢？……這孩子，他父親是一個沒有了家的窮學生，我跟他父親住的一家房東的苦命丫頭。他教我認識了字，把我從東家手裏贖了出來。打仗了，他在炮火裏得了瘡病。一拖兩三年，他死了。撤下我們母子兩個苦命人，沒有一個可靠的親戚。朋友呢，一個個打仗也都沒有音信。爲了活下去，我找過了多少職業，可是那有事情輪到我這樣的人去做呢？……這孩子的父親，沒有留給他十塊錢，只傳給他一身病！我有什麼法子養得活他？……自己死，頂現成，頂容易，要孩子活，可就難了！……想了又想，……我想了又想，想橫了心，就下了狠心。……我心想，比如自己死了吧，像一種鳥，一種母鳥，讓自己死了，讓自己的身體爛爛，生出蛆虫來，把蛆虫養小鳥兒，慢慢地長大起來。（看看多多出神）

（沉默）

蘭多 (唏噓) …… 只能想開些了!

韓英 俞師母，別替我難受，我很想得開! …… 想開了才做的，能做，就能受。

蔣媽 …… (在外面) 俞師母，聽電話。

蘭多 我去接了電話就來。(出)

(韓英嘆氣)

瑞芳 多多，帶你來的時候告訴你的，沒有陌生人，才可以叫媽。你方才怎麼忘了!

多多 媽，阿姨不許我叫你!

韓英 (低聲) 有陌生人就不許叫!

多多 爲什麼不許我叫你呀? 媽!

韓英 (低聲) 孩子! (沒有法子答復他)

多多 噯，我要叫，要叫!

韓英 (更低的聲音) 叫吧! 我的心……

多多 媽! 媽! 媽! (一聲聲像針刺兒之後，又來一陣如錐的笑) 哈哈!

韓英 —— (胸膛隨着他的叫聲和笑振動鼓盪)

多多 媽，你今天回去麼？

韓英 ……………

多多 我不跟阿姨回去，我要跟着你，媽！

韓英 多多！

瑞芳 來，我給你好東西！

多多 噯，不要，你騙我，你不肯帶我來找媽！

瑞芳 （取出一樣玩具）喏。

多多 呵，給我，我要。（接着玩了）

（韓英看着多多玩，默默地出神）

（沉默）

瑞芳 英姊！

韓英 ……（沒聽見）

瑞芳 （略重）英姊！

韓英 ……（沉浸在深遠的想像裏）

瑞芳 (更重) 韓英!

韓英 (如夢醒) ……呵，瑞芳!

(兩人相對看)

瑞芳 還好麼?

韓英 什麼?

瑞芳 這姓沈的，人怎麼樣?

韓英 我反正像死了一樣，也沒去打量他是好是壞！……他呢，做生意，囤積貨物，發財，有錢，好像買一只貓，一條狗，一件東西一樣……

瑞芳 兩個多月了!

韓英 (悽怨) 我好像過了一輩子!

瑞芳 ……

韓英 瑞芳，我懊悔了。

瑞芳 後悔?

韓英 是的! 我很後悔!

瑞芳 後悔，那你會更痛苦的，……英姊，記得，當時，你決心這樣做的時候，我不止三番兩次的勸過你……

韓英 不，不是的，瑞芳，我懊悔今天！

瑞芳 今天怎麼？……不應該帶多多來看你？

韓英 我真不應該看見他！

瑞芳 可是再不帶他來看看你，我擔心這孩子會生病了！他吵鬧得……

韓英 我想得到呀！瑞芳，我呢？日日夜夜我也多麼想看看我這孩子！所以要你帶了他來見一面……可是，方才我覺得在他小小的心上，打了這麼一個印子，太慘，也太殘酷了！這麼一個印子，一個問題，一個多難受，多難釐的疑問呀！媽！媽！世界上每個兒子叫的媽，爲什麼不許他叫呀？

瑞芳 慢慢地，時間會抹去這個疑問的。

韓英 小時候，模模糊糊，騙過去了。等到他懂事，一切明白的時候，會怎麼樣呢？……弄明白了，我想，一定，他該比我現在痛苦一千倍一萬倍的。

瑞芳 他了解了。也就會原諒的。

韓英 原諒，不錯，事先我也這樣想過……可是今天，方才我嘗到的味兒，太苦，太苦了！比我想的苦了不知多少！

瑞芳 唉！一句話：沒有法子。

韓英 不，瑞芳，現在有法子了。

瑞芳 有法子？

韓英 ……死！

瑞芳 瞎說！

韓英 我死了，他心上的疑問就去掉了！我死了，在他的記憶裏，他只是從小就沒有了父母的孤兒！我死……

瑞芳 韓英！

韓英 我可以死，應該死，也可以安心去死了！……因為我已經有了四千塊錢。用我的活屍體換來了四千塊錢養活我的兒子。

瑞芳 你又想不開了！

蔣媽 （突然推開門，伸進頭來，低聲）……快，沈老板回來了！

韓英（緊張）！（如觸了電流）

（瑞芳也呆住）

蔣媽（催促）……快，他進了弄堂了。（自去）

韓英 瑞芳，（指指多多）這，拜托你！

瑞芳 放心！

韓英 還有：有空的時候，請你到會館里去替我看看他父親的棺材，看看……

瑞芳 我一定去看看，再來告訴你。

韓英 ………

瑞芳 你進去吧！

韓英（低聲）多多！（走，回頭，轉過頭去，摸手中擦眼）

多多（感觸到了，大叫）媽！（拋下玩具，奔上去）

韓英（低到幾乎聽沒有聲音地）多多！

（急去）

（多多追到門前）

(門剛好關上)

(瑞芳急抱住)

多多
媽……

(嘴被瑞芳的手絹攔住)

(多多在她手裏掙扎，哭)

(蘭多進來用背關門)

(瑞芳指指蘭多)

(多多，看着蘭多，哭被壓低)

(蘭多從地上拾起玩具給他)

(瑞芳取出糖)

(好容易，兩樣東西，停止了吵鬧，哭還是低低繼續着)

瑞芳 謝謝俞師母，我也去了。

蘭多 什麼？

瑞芳 本來在紗廠裏教書的，近來也沒有事情了。

蘭多 那麼，常常來看看你這朋友。

瑞芳 恐怕不太方便吧。拜託你好好照顧照顧她！

蘭多 楊小姐，你也好好照應這孩子。

瑞芳 謝謝你！再見。（走）

蘭多 再見！

（多多一路哭出去）

（蘭多不勝感慨地把縫的東西收拾起）

（小斌進來）

小斌 姨娘，再給我一點錢。

蘭多 方才給你的！

小斌 不夠，我看了四本書了，還要看。

蘭多 （給錢）把書租回家來看吧。

小斌 不行，拿回來，更花錢，要押租的。

（說完就走）

蘭多 (叫住) 阿斌!

小斌 噯。

蘭多 (把花盆搬給他) 搬到天井裏去，澆澆水!

小斌 呵。(接去)

蘭多 當心，別打碎了。

小斌 ……(已在門外) 不會的。

(蘭多把熱水瓶拿起來搖了搖)

聲音 ……拍辣! ……(花盆打碎了)

小斌 ……(在天井裏) 呵呀，碎了!

蘭多 叫你當心的!

味辛 (聲音) 去吧，算了，算了。

(味辛倉惶進來)

蘭多 瞧這孩子，好好的一盆花，完了。

味辛 別怪他，是我撞了的。

蘭多 你走路怎麼不留心？

味辛 （心不在荏盆）蘭，出去看看！

蘭多 已經打碎了，看個什麼勁，不管，辛！（甜甜蜜蜜地）你明天得買一盆更好的花，賠償我！

味辛 （慢應之）好好……（要求）你去看看，大門外面，弄堂口，（低聲）有沒有形跡可疑的人！

蘭多 （一驚）形跡可疑的人！（端詳地）味辛，怎麼了？出了什麼亂子麼？

味辛 快去，看了回來再告訴你。

蘭多 奇怪！（不放心地急去）

（味辛坐立不安，到窗邊去張望）

（蘭多回來）

味辛 （急切）有麼？

蘭多 看不出，呃，好像是沒有。

味辛 呵。（略爲放心）

蘭多 (可大不放心地看着他)……

味辛 方，方老師被暗殺了！

蘭多 (好一會兒沒出聲)……方老先生被……

味辛 ……漢奸……

蘭多 ……打死了！

味辛 沒有死，傷了！

蘭多 什麼時候？

味辛 今天下午。已經送進廣慈醫院了。

蘭多 方老先生早就應該離開上海的。記得劉恩博士被暗殺之後，就傳說要殺他了。

味辛 他素來不理會漢奸的恐嚇，巡捕房派了特別暗探保護他。他還說不必要呢！

蘭多 這些漢奸，真是窮兇極惡了，連這樣一位老先生也放不過！事情怎麼會發生的？

味辛 自從放了暑假，陳堅去香港之後，中教聯，小教聯，被幾個漢奸教職員鬧了許多糾紛。明

天禮拜，要開第一次聯席會議了，我們幾個負責人，特地約了方老師。商量一下。誰知道

，我們散出來的時候，方老師就遇害了。

蘭多（猛然想起）呵，味辛，褚冠球來過一次電話。

味辛（有點緊張）老褚？怎麼說？

蘭多 沒什麼。我說你沒回家。他就沒頭沒腦的掛斷電話，沒有下文了。這不有點奇怪麼？

味辛 唔。

蘭多 還有！

味辛 還有什麼？

蘭多 我想起來了，方才有一個電燈匠，闖了進來。說是我們這裏打電話去叫來修燈的。可是樓上樓下，沒有誰打過電話。根本電燈就沒出毛病，沒有壞。現在想起來，這個電燈匠倒有點形跡可疑了。

味辛（大為緊張）怎麼樣的人？

蘭多 是衛太太給闖出去的。

味辛 去，問問她，這電燈匠是不是漢奸化裝的？

蘭多 這怎麼好向人家打聽呢？

味辛 呵！

蘭多 而且即使是漢奸化裝的電燈匠，那也不見得一看就能分辨得出來呀！

味辛 對了。

蘭辛 味辛！

味辛 唔！

蘭多 你沒有怎麼吧？

味辛 沒有什麼呀！

蘭多 你好像非常不安甯，不平靜。

味辛 方老師這事情，激動了我！蘭多，這太突然，太叫人氣憤了。

蘭多 （拿一封信給他）信。

味辛 什麼信，該不會是漢奸給我的警告信，恐嚇信吧？

蘭多 瞧，你有點「草木皆兵」了！是你父親寄來的！

味辛 （接看）呵，你明天有空寫封回信吧，再寄點錢去。

蘭多 姊姊醫院裏又要繳錢了。

味辛 後天，禮拜一繳吧。今天你去看過憲姊了，情形怎麼樣？

蘭多 還是那樣子。這病，我看難好了。

味辛 優優兒養養看。她刺激受得太大，一時恢復不過來。

蘭多 辛，你相信老褚真在做生意？

味辛 你知道他不在做生意麼？

蘭多 我不清楚，所以才問你。今天，辛，方老先生被刺了，我記起了你們常常提到他的話：人生像是黑夜裏走路，失不得足。陳堅也說過：在上海這孤島裏生活，更像是在黑暗裏的長夜，走艱險的長路。容易失足，可更失不得足！

味辛 蘭，你的意思是說……：

蘭多 我只希望你格外小心。

味辛 難道你懷疑我什麼地方不小心來着？

蘭多 辛！別瞎說。……我的意思是，對於像褚冠球這樣的人，以後應該少來往。

味辛 我明白，我也正在提防着他呢。

蘭多 可是這個暑假裏，我們借了他不少錢了。

味辛 不過，老褚，我不怕他，一有什麼風聲，我立刻同他繳交！

蘭多 陳堅到香港去了，來過信沒有？

味辛 真的，奇怪，幾位老朋友，都沒有接到他們到香港之後的信！

蘭多 該不會也出了什麼毛病吧？

味辛 不會的，他機伶得很。

蘭多 呵，糟糕！

味辛 又是什麼？

蘭多 遲了，我忘了煮晚飯的時候了！

味辛 今天，你怎麼也不平盪了！

蘭多 (不安) 我覺得，唔，好像我有一種預感！(陷於非常惶恐的情緒裏)

味辛 你在想些什麼？蘭！

蘭多 辛，該不會發生什麼吧？

味辛 發生什麼？

蘭多 方老先生被刺了，你又這樣慌慌張張的回來！

味辛 呵，別瞎想，不會的。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快去燴晚飯吧，我改完幾本課卷，吃

完晚飯，還得去上補習夜校的課呢！（坐到寫字台邊去，預備改卷子）

（蘭多拿熱水瓶出去）

（大門外賣物聲）……「五香醬牛肉，……鴨肫鴨舌頭」……「臭豆腐干……油煎臭豆腐干」……「五香醬牛肉……鴨肫鴨舌頭」……

太太

……（在客堂裏）蔣媽，去買點醬牛肉來……這老酒鬼，越病嘴越饞，越老越想吃。
……什麼？電燈匠，你怎麼又來了？

味辛

（一驚）……電燈匠！

陳堅

……（聲音有意改變了些）俞先生打電話去叫的。

味辛

（慌）……我？（立起，往門走去）

太太

……（聲音）這奇怪了，俞師母說電燈沒有壞呀！

（陳堅推門衝入，他電燈匠打扮，舊鴨舌帽壓住前額，藍布工裝衣褲，掛一個工具袋）

（味辛往後退避）

陳堅

（直趨掛着的電燈）——嗒，這不是壞了！（拆弄電燈）

味辛

（見他一本正經地真的修電燈了，直覺地順手開了台燈）嗒！（台燈亮了）

陳堅 別開，關上，當心觸電。（回過頭來，用修理電燈的鉗子指指外面，輕輕地）……味辛

……！

味辛 （認出來了）陳堅！……（大聲）呵！這盞電燈真的壞了。（關了台燈走過來，低聲）……

……你怎麼回事？

陳堅 修理電燈呀！

味辛 你沒有去香港？

陳堅 當了電燈匠！

味辛 你改了行？

陳堅 嘿，我讀的理科，這是本行。

味辛 給你嚇了一跳！

陳堅 你自己已經知道了！

味辛 方老師出了事情，你不知道？

陳堅 知道，我是說，你自己的事情！

味辛 我自己的……？

陳堅 情形很嚴重！

味辛 (接自己的話) 什麼事情？

陳堅 案子很複雜！

味辛 我？……

陳堅 嫌疑很大！

味辛 什麼呀？

陳堅 老褚……

味辛 ……褚冠球……

陳堅 ……當了漢奸！

味辛 真的？

陳堅 確確實實，由老轅勾引，他進偽教育部，在老傅手下當了偽專員。

味辛 呵，可是他大學裏的教授。

陳堅 味辛，上海成爲孤島以來，我們就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漢奸週圍，和漢奸掙到現在。漢奸不可怕，可怕的：是漢奸朋友。可恨的：是朋友漢奸！現在，老褚這樣一叛變，我們的工作

又得重新佈置過。中教聯，小教聯，又得改組，換一批沒出過面的新人來負責了。

味辛 情形的確嚴重。

陳堅 方老師跟他們鬥了四年，今天的案子，終於發生了！

味辛 你說，這案子怎麼樣複雜？

陳堅 會牽連到你！

味辛 我？

陳堅 你的嫌疑很大！

味辛 老陳，你我多是方老師的得意門生！

陳堅 褚冠球也是他的學生！

味辛 你說得明白點好不好？

陳堅 暗殺方老師的兇手，「歹士」特務，當場被捕了。

味辛 呵，那末……

陳堅 這兇手開鎗之前的幾分鐘，還同你談了話。

味辛 呀？是他！

陳堅 誰？

味辛 老褚的一位朋友，說是姓黃。

陳堅 你怎麼認識的？

味辛 有一次，他跟老褚在一道。

陳堅 所以你就有了嫌疑！

味辛 ……（思索）

（外面人聲）

陳堅 （故意地大聲說）唔，這電燈，毛病大，太難修了！

（人聲過去）

（兩人恢復原狀）

陳堅 老褚讓姓黃的認識你，是有意還是無心？

味辛 我不清楚他是有心，還是無意。

陳堅 味辛！

味辛 走，老陳，我同你走！

陳堅 那裏去？

味辛 到廣慈醫院去，我自殺在方老師面前，表明我的心跡！

陳堅 味辛，別這樣激動，平靜些，問題不在方老師本人。我們所有的老朋友，也是誰都不會懷疑你的。

味辛 叫我怎樣表白呢？

陳堅 你聽我分析：方老師被列入暗殺的黑名單，是在劉淇恩博士之後，跟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鳳琴先生同時，最近得到這下手的機會，是褚冠球參加預備佈置的。他事先介紹那個姓黃的認識你，是另外對你有企圖，有陰謀的。

味辛 （憤懣）我被利用，被出賣了，老陳！

陳堅 我說去香港，是回答漢奸謠言攻勢的一種謊言守勢。騙騙他們，等他們不注意我的時候，我當了電燈匠。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工作跟教育界以外的愛國份子聯系起來。另一方面，我可以行動方便些，取得掩護來進行工作。今天，得到了關於方老師的情報，我趕緊找到你們開會的地方來報告。不巧，已經遲了一步。你們正在散出來了。遠遠地看見一個人跟你招呼，談話。

味辛 只是極平常極普通的一兩句應酬話。

陳堅 當你一轉身，槍聲就響了。

味辛 我回過頭去看，方老師倒在階沿上血泊裏！

陳堅 一陣混亂之後，兇手被暗中保護方老師的暗探釘了梢，跑到十字路口就被捕了。問題就在這裏，密冠球會拿這兇手被捕，可能招出口供咬出你，來威脅你，拉你逼你「跳濱」「過橋」去當漢好的！

味辛 那我怎麼辦！

陳堅 自然，你不會受他的威脅。於是那些卑鄙無恥的流氓，就真會叫兇手咬定你，誣害你。至少是你與這暗殺案有關。那末，法捕房就要會同工部局捕房來逮捕你了。

味辛 儘管逮捕我好了。我問心無愧，坦坦白白！

陳堅 饒話，你犯得着麼？

味辛 那叫我怎麼辦？

陳堅 我上次打算去香港。換了一點港幣，你買船票，付入境保證金之外，還可以有富餘的！

味辛 你是說，要我去香港？

陳堅 先離開這孤島再說！

味辛 (自語) 逃到香港去……

陳堅 不是逃，避開一下。

味辛 (反撥) 我不……

陳堅 (嚴厲) 你要等「歹七十六號」的黑汽車來纏你的票？還是等巡捕房的紅車子來……

味辛 (憤然) 陳堅！

陳堅 (軟了下來，轉換口調) 嘿，味辛，兩個月前，你羨慕我可以離開這黑暗的孤島，現在，是該我來羨慕你了！

味辛 不，既是這樣，我不能逃走。……回頭反而給人家誤會。

陳堅 別感情用事，別意氣，也別猶豫了。你到了香港之後，我們再考慮，再安排。爾多不是不懂事不明白的人。你走了之後，她或者留下，或者也去香港，看情形再決定。

味辛 還有一些問題……

陳堅 老兄，大刀闊斧，別瑣瑣碎碎了！還有什麼問題，比這更緊要的？快別就誤了，馬上就離

開這裏，找個地方住着，等候最近的一班船。

味辛（忿懣）哼，沒想到要離開得這樣突然！

陳堅（笑）怎麼，倒未免留戀起來了，是吧？

味辛（也苦笑）不是留戀，多少有點……啊，已經這樣黑暗了。（開了掛燈）

陳堅好了，電燈修好了，哈哈！（整理他的工具袋）

（太太進來，手裏拿個破舊電筒）

太太電燈匠，你會不會修理這個？

陳堅（其實是看清楚了）什麼？

太太電筒，手電筒，壞了半年了，你會不會修？

陳堅我專修電燈。

太太你給我拆開來。弄弄試試看，好不好？

陳堅對不住，我沒有功夫。（掛上工具袋）先生，錢！

味辛噢，噢！（找錢）

太太（走出去，同時說）電燈匠不會修手電筒。（去）可惜，可惜……

陳堅（低聲）我走了，你趕快準備東西。

味辛 啊！

陳堅 一會兒，我給你送滙幣來，再見！（伸手給他握）

味辛 ……（也伸手，將要握著時）

陳堅（連忙縮手，又舉起自己看）啊，太髒了。（看看烏黑的手，健康的笑）哈哈！一會兒再來。（走）

味辛 好！

（陳堅出去）

（味辛關上門，轉來，遍看室內，情緒非常不安）

（小斌進來，手裏還看著連環圖畫）

味辛 小斌，叫姨娘來！

小斌 噢！（出去）

（味辛看到桌上高高的一堆課卷，揉了揉，連忙坐下開了台燈，很快的批改剛才沒改完的一本）

蘭多（進來）辛，糟糕，煤球是濕的，飯喇熟，小菜還沒炒好。

味辛（立起）你替我打個電話到學校去。說，今晚，夜校的課，我告假。（走動）
蘭多 快了，你吃了飯去，不會遲到很久的。

味辛 你給我請個假。

蘭多 你是從來不願意輕易告假曠課的。

味辛 蘭，今天例外。

蘭多（走）例外……：

味辛（看着她）蘭！

蘭多（轉身）唔！

味辛（想講，又止住）啊，你還是先去打電話吧。

蘭多 有什麼事情麼？

味辛 回頭吃晚飯再談吧！（坐下）

（蘭多回廳，去）

（味辛把所有的課卷齊了齊，放在一邊，拿出信紙信封來，想寫信）

（褚冠球在半開的門口，這次是新西服，沒有手杖，也沒咬雪茄煙）

冠球 老俞！

（味辛一震，猛抬頭）

（冠球一步步躡進來）

（味辛在怨恨，鄙夷的情緒交織中，側目）

冠球

（慚不知恥地）……特地來告訴你一個消息，剛剛從法捕房傳出來的，他他剛才接到廣慈醫院的電話報告，方老先生斷氣了。

（味辛沒移動地瞪着他。手抖，筆掉在台上）

冠球

……據說，這件案子，恐怕會牽涉到你身上來，這真是不愉快的事情。

（味辛悲憤地由坐位上慢慢地立起來）

冠球

……所以，我特地來關照你，你最好馬上離開這裏，暫時避避風頭。

（味辛決然地離開坐位，走向門去）

（冠球看他走動，上半身跟着轉過去）

味辛

（拉開了門，爆發）……滾！（指門）滾出去！（一手伸張着）

冠球

（聳聳肩）嘿！幹麼這末大聲嚷嚷呀！（賊腔地）老兄，把調門放低點兒！（跑去推上

了門）來。來，坐下來商量商量！

（自己先無賴地坐下了）

（味辛氣沮，立着不動）

冠球

事情是很討厭，問題也很麻煩。我替你思前想後，考慮來又考慮去。既是這樣，還不如那一個，呃，那個一下了！乾乾脆脆，反正是大勢所趨！

味辛

（不屑的鼻音）哼！（手軟下）

冠球

其實，現在，已經不比從前了。前些時候，大家多少還有點那個。近來，大家看慣了，爛穿了，這邊，那邊，還不是差不多。表面上，好像兩方面，還有點分別。其實，骨子裏，那些比較聰敏的人，早就把兩邊打成一片了。所以，暗盤明着，揭開了，還不是大家無所謂。別的不用說，連方老先生這樣的人，根據特別情報，他也是一個兩面三刀的兩面派！

所以！……：

味辛

（不能再忍）你們陷害了活人，又來污蔑死人！

冠球

老兄，我不是跟你生氣吵架來的。我是一片好心，爲你着想。事情已經弄僵了，就不得不想法子，其實，也沒有什麼，你只消過去一趟，我陪你去一次瀛西。只見頭，碰頭就

寃了。一見面，你就會明白的。那邊「七十六號」裏，教育界方面的，全是些黨人。你以後還是一樣的教書。認真幹事業的，依舊幹你的事業，成心混混的，依舊混日子。……他們還不是亂糟糟的大家馬馬虎虎！

（味辛氣漲，但明知爭辯也沒有用了）

冠球 怎麼樣？

味辛 ………

冠球 味辛，（洞嚇了）放明白點！

味辛 ………

冠球 老俞。你這是跟我爲難麼？！

味辛 ……（將有所動作了）

冠球（手動一下，制止了他，接着把手伸進西服襖袋去，一管手鎗尖頂着禪子）他們交給我一張特別請帖！可是，我要是把這請帖拿出來，那就大家面子上不光彩，顯得我你都不够漂亮了！

味辛 哼！（再把氣壓下來）

冠球 瞧，那邊做事情多漂亮！你，人還沒過去，單憑我一句話，他們就把津貼交給你。

味辛 什麼？津貼！

冠球 你不是花了他們的錢麼？我經手的——

味辛 （刺了心）老褚，我當你足朋友，才借用你的錢來應急的。沒想到你可把我當作「死靈魂

」出賣掉了！

冠球 別廢話，你早已用過他們的錢，早就是他們那方面的人了！

味辛 我……（太刺傷了心，萬分忿懣）

冠球 我面子已經卸了，你可不能不去了！

（電燈匠陳堅突然進來）

味辛 啊，陳堅！

（陳堅一呆）

冠球 （用兇惡的眼光一掃，氣一餒，連忙又迎擊）……啊，是你！（有多了一個礙手礙脚的麻

煩傢伙之感）

陳堅 （沒想到這樣一個尷尬場面，可是既來之，就得鎮定而機智地對付了）……是我……那是

他！……我們三個老同學！

（味辛添了幫手，有來得正好之感）

冠球（流氓地）……識相的，趕快走開！

陳堅（自然不能示弱，試探多於反撥）……不識相呢？

冠球（氣爲之奪，又不能不更強點）……哼！（出手鎗，無賴地乞靈於它了）……你，有這
個？

陳堅（更大的鎮定，不示弱的虛張聲勢）……你知道！

（味辛分外眼紅，一怔之後，心緒忐忑）

冠球 那就別在這裏裝腔做勢！（緩和了些）……你的情形，跟味辛不同了。你有你的方面，我有我的路子，犯不着面對面，大家弄得臉紅耳赤，收不了帆，下不了台！……現在是我跟味辛解決問題，我想用不着這個！（說着「這個」二字的時候，把鎗套在食指上轉圈子玩弄）

陳堅 也應該明白，「這個」解決不了問題。

冠球 老陳，你我有眼另外算，自然有人不放過你的。

(味辛乘機奪了他的手鎗)

(冠球一呆，狼狽)

陳堅 (阻止)……味辛，別……

(味辛狠狠的一板擊)

(鎗聲一響)

(冠球捧腹倒地)

陳堅 (不同意地) 味辛！你……

(冠球輾轉向內)

(外面人聲)

……鎗，

……那裏鎗響；

……不好了，……打死人了麼？……

什麼地方……

(遠遠警笛聲)

(人聲)

味辛
……快……你離開……

(警笛聲近)

(人聲)

(太太，蔣媽跟進)

(小斌，蘭多擁進來)

——幕急下——

第

四

幕

人：

俞味辛

任蘭多

馮小斌

陳 堅

衛志成

太太

蔣 媽

沈春發

韓 英

楊瑞芳

時：

十二月七日晚前到八日黎明，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完全淪陷。

景：

同第二三幕。

少了一張桌子，多了一個小床舖。

貨箱更加多了，堆滿了後房，堵塞了以前通前後的「門」，成爲一塊完全的「牆」，「牆」跟前，又放着兩個堆不上去的貨箱。

幕：

在一片搬運沉重貨物的吆喝聲中拉開。

……「哼喲，——咳喲，……哼喲，——咳喲！」……

窗外天井裏，兩排貨箱滑窗堆起。

工人哼着，搬着，堆着。

窗的兩頭，又成了兩堵箱牆，與室內的一堵配了對，只留出中間一扇窗那變寬的空隙，算是起着窗的作用，通空氣，透陽光。

由於透射進光線來的可能減少了幾倍，把房子弄得非常黑暗。

初看，像是牢獄。

聲音……（苦力之一）好了，堆完了。

聲音……（沈老板）阿王，點點看，箱數對不對。

聲音……（阿王）點過了，箱數沒有錯。

聲音……（沈老板）力錢拿去，簽個字，……啞！酒錢包在裏面了。

（聲音漸漸遠去散開）

（廂房門上的鑰匙孔響動）

（蘭多開門進來，她穿着冬裝，呢大衣，跟味辛似的挾着一堆課卷，身體，精神與心情都比較從前肯定，堅實與有力不少，臉色紅潤，動作爽朗）

（小斌背着書包，跟在後面，袖子管上綁着黑紗）

小斌 房子怎麼變黑了？

蘭多 真是。（放下課卷）

小斌 開燈吧。（放下書包）

蘭多（脫去大衣，放在床上）這麼貴的電費，省省吧！

小斌 姨娘，我去生爐子，燒開水。

蘭多 好的。（給他火柴）當心，可別燙了手。

小斌 噢。(去，拾起地上一封信) 姨娘，信。(交給她，出去)

(蘭多折看，呆住，看看壁上味辛的照片。流淚，找出一方黑布來，撕剪一條，用別針套在袖子上。呆呆地出神，慢慢地把台子略為移動，就着光，坐下，開始批改課卷)

(外面，弄堂裏竄物聲)

(蘭多起來，取一件毛線衫披上，再工作)

(衛志成偷偷地揆進來，此公別來這半年多，却老了好幾歲，臉色越枯黃，頭髮越光禿，鼻子也就越赤越寬大了，肩胛皮萎，精神頹唐，顯得衰老不堪，老境坎坷，益發堪憫。他躲着太木，小心地拿着一瓶酒，「挪」進來)

志成 (輕聲) 俞師母……(謙謙地鞠着躬)

蘭多 呵，衛先生。(立起來，可是有心事，招待並不熱烈)

志成 (連忙阻止) 別客氣，請坐，你儘管做你的事情。……俞先生有出來的消息麼？

蘭多 朋友們正在設法子保他出來呢！

志成 總算好，工部局沒有把他引渡給虹口日本憲兵司令部！

蘭多 他在巡捕房裏倒很受優待。在一道的，全是抗日反漢奸的愛國份子。

志成 身體怎麼樣？

蘭多 在監獄裏，他這人倒反而強壯起來了。

志成 好，好，……呃，借一個杯子！

蘭多 呵。（要去拿給他）

志成 （連忙阻止）不，不，我自己來，呃，自己來。（自己取了一個茶杯）

蘭多 喝酒麼？請這裏坐。（要讓他）

志成 （又是連忙阻止）不，我就在這裏。（到那兩隻貨箱邊去）這裏很好。（坐一隻）呃，很好。（把杯子和酒瓶放在對面那隻貨箱上，慢慢地從衣袋裏摸出一包花生米來，悠然地倒酒，舉杯，先聞聞酒）

（蘭多一直看着他的動作，當他舉杯時，才坐下去，開始批改課卷）

志成 （喝了一口酒之後，並未看着蘭多說）俞師母！

蘭多 （連忙停止工作，轉過頭來）衛先生！

志成 呃，你儘管做你的事情呀！不，不必理會我。呃，我喝酒，不會打擾你吧？

蘭多 你儘管喝！（回過頭去，再工作）

志成（自言自語）呃，我就是這個改不掉的老毛病。……俞師母！

蘭多（勉強轉過頭來，見沒什麼，又回頭去工作）

志成（開始牢騷了）唉！（先是長嘆一聲，然後捋着鬍子）你不知道。

蘭多（沒有動，敷衍着）什麼？

志成（感慨）今天，呃，這是我最後一次喝酒了！（大口喝）唔，最後的一次酒！

蘭多（不由得又轉過身子來）戒酒了？

志成（不是。（喝）不是！（指指窗外窗內）瞧，這麼多的貨箱子堆成了山。

蘭多（呵！（記起了什麼）衛先生，記得你說過，你要囤積空氣。

志成（苦笑）那是講的笑話！

蘭多（也苦笑）可是沈老板，這一來，可真把我這兒的空氣、陽光都囤積了去了。

志成（沉痛地）連我這幢房子也全囤了去呢！

蘭多（你把房子出頂了？）

志成（這種時勢，有什麼法子呢？我太太在我生病的時候，瞞着我，借了沈老板的錢來堆貨。好，堆呀堆的，蝕了本！沈老板就抓着這點小辮子，硬把我的房子搶了過去！回過頭來，馬

上逼我搬走！

蘭多 那末……

（小斌進來，提了煮開水的壺出去）

（門不會關上）

（衛太太剛剛走過，看見了，虎一樣的跳進來）

（氣鬱悶的唬着他）

（志成一呆，然後裝得滿不在乎的樣子）

蘭多 衛太太！

太太 俞師母，（連忙應酬）呃嚇，你看他像個小孩子了！躲着喝酒。（不等蘭多說話）幸虧俞師母是熟人，不會笑話。明天，你搬到新房子裏去了，也是這樣子，會給人家笑掉下巴的。

志成 今天，你就讓我喝口吧！呃，這是我最後一次喝酒了！明天……

太太 ……你就死了！

志成 搬了家，你還會許我喝酒？

太太 （脫口而出）沒有出息！

志成 （冷冷地）你有出息，你會堆貨，還會把房子頂給人家！

太太（被刺傷了心）你說什麼？——呀！

志成（陰沉沉）我，呃，一世沒發財，可也不會蝕本！

太太（氣不可耐）蝕本，蝕本是我情願的麼？你說，房子出頂，是我甘心的麼，你說？

志成 你不愛聽，我就不說。（喝酒）

太太（大有撲上去的樣子）你敢再放一個屁！

志成 我算怕了你，好了吧？

蘭多（勸解）好了，衛太太。

（太太一陣難受，就在蘭多懷裏傷起心來，抽咽了）

蘭多 衛太太！

太太伏在她肩膀上，正式流淚哭了）

蘭多非常同情，可也難於勸慰，看看志成）

（志成先是有着太太哭，有點尷尬，等到蘭多看他時，也難受地慢慢地帶甲曳兵——托花生米，提壺而去）

太太 ……（訴說）苦命苦八字呀，真是前世沒修今生苦，沒男沒女囉老來苦，沒修丈夫苦中苦

呀。

志成……（聲音）我還沒死呢！

蘭多 衛太太。（扶她坐下）

太太（抹淚，抓住蘭多的手）俞師母……

蘭多 別難受了，老夫老妻的。

太太 我傷心的不是這個，老酒鬼的老脾氣，總是把我發酒瘋。

蘭多 他心上也不好受。

太太 我最傷心的是房子呀！多可惜，自己住了十幾年的房子，向來是做二房東。明天起，要搬到別人家亭子間裏去做人家的三房客了。這老酒鬼怎麼能過得慣呢？

蘭多 明天就搬走麼？

太太 真是。心狠能發財，沈老板多厲害呀。他一時三刻也不肯放鬆，等着要房子堆貨的。……

（不覺又恢復了愛好談論別人的興趣，於是滔滔地）俞師母，也真奇怪。沈老板自從取了這個新娘子進門之後，生意上，就沒有失過一回風，不會蝕過一次本，……賺錢，回回賺
次次賺，堆什麼貨賺什麼錢！

蘭多（不感興趣）呵。

太太 比如這一次，就是最近這幾天。不知道又起了什麼謠言，貨又「鬼」了。跌價，跌得像水一樣的瀉下來。別人全蝕本蝕得拾不起頭，轉不過身。可是沈老板尺寸長，本錢大，不在乎。跌，就趁勢買進，掃便宜吃下了這些些。（指窗外）你想想，你替他算算看，一出一進，推板多少！相差多少！……這一次，他又賺得翻倒了。

蘭多 呵。

太太 噫，投機投機，賺是一陣風，蝕了一場空。祇有沈老板，風吹不倒，也不落空。

蘭多 他運氣好！

太太 真好運氣，只有我倒霉，起課算卦也沒有用。

（蔣媽推開門，背着個小包袱，挾一把洋傘，提一口小皮箱，進來，把箱子放下）

蔣媽 俞師母。

蘭多 走了？

蔣媽（並無失業的悲哀，顯得頗有辦法的樣子）……不做了！

太太 住亭子間，用不起媳婦了。

蔣媽（放下包袱）太太，你看一看！

太太（並不是真心話）看什麼呢！不必看了。（假仁假義）你是老娘姨，蔣媽，我素來相信你，一向托心的。臨走臨走，還用得着翻你的箱子，查你的東西麼？

蔣媽 請你看看，這是我們巷頭行的規矩。（已經解開了包袱）太太，你看。……（自行翻動）這是換洗褂褲，這是你太太說不要了的兩件破衣服……

太太（很用心地看着的）破是不破，祇是舊了一點。（拉出底下一件來）這一件呢？這一件……（拉出來提着）

蔣媽 ……呢（相當狠狠，硬着頭皮）太太，這一件，你就賞給我吧。（順勢拉了過去）

太太（順水人情）好吧，算是給你的紀念。

蔣媽 謝謝太太。（已經塞進去了，連忙包好）

太太（有目的）蔣媽，你這口皮箱倒不壞。

蔣媽（也頗有意思）是我上次那個東家太太（加重）送給我的。（乘勢）太太，（並不誠意）箱子裏也請你看看吧！

太太 唔。

蔣媽 箱子裏是我冬天穿的幾件衣服。……鑰匙呢？（往身上亂摸）……我記得放在口袋裏的，

(摸出一疊鈔票，往鈔票裏尋找)……那裏去了！

太太 那就不用看了。

蔣媽 呵，有了，在這裏。(袋好錢)

太太 (也摸出鈔票來) 蔣媽，這是你的工錢。……呢，這賞你的！

蔣媽 謝謝太太。(接去)

蘭多 (也給點錢) 蔣媽，這給你。

蔣媽 別客氣，俞師母，(手推過去，似乎拒絕，實則順勢接了) 謝謝俞師母。(說完時，錢已進了袋)

太太 俞師母，你看我傷心不傷心，用了多少年的蔣媽也走了。

蔣媽 (背包袱，提皮箱，挾洋傘) 去了，俞師母，太太！(走)

(兩人略送)

蔣媽 (走到門口，開門，洋傘裏跳出個電筒來，匡一下掉在地上，尷尬) 太太，你這電筒沒有用了吧？

太太 (連忙拾起) 我剛剛修好，怎麼沒有用呢！

（小斌提盞來灌熱水瓶）

（蔣媽狠狠丟去）

（蘭多笑）

（太太轉弄電筒，電筒亮，走出去）

（陳堅迎面進來，他已經蓄起不短的鬚鬚，又改了裝束，穿著舊棉袍子，頸子上裹大圍巾，戴舊呢帽老式眼鏡，像個鄉下商人）

（蘭多和小斌不認識他了）

陳堅（脫帽，摘下眼鏡，依然是他那樂觀的心情）認識麼？小斌，猜猜看。

小斌啊，陳伯伯，長了鬚子了。

蘭多陳先生，初看真不認識了，請坐。

陳堅怎麼？才一禮拜沒來看你們，這裏也改了樣子？（四顧）

蘭多後面騰出來讓人家堆了貨，倒也節省了一半房租呢。

陳堅窗子也堆漫了，可不大衛生！

蘭多是呀，方才我還說呢，這可真是把空氣和陽光也囤積了去了。

陳堅這傢伙，現在這種時候，還進貨，胆子太大，太危險了嗎？

蘭多 有什麼消息麼？

陳堅 謠言大，風聲緊，投機市場很混亂。因為日美關係微妙，太平洋不太平了！

蘭多 報上不是說，日本特使來栖到了美國，談判開始進行了。

陳堅 那是外交上的表面文章，正像市場上的明盤暗算，所以就有機可投了。

蘭多 陳先生，依你看呢？

陳堅 日本必然要南進的，只是爆發的時間問題。（出錢）這是味辛的學生，慰勞味辛的！

蘭多 真不好意思，一次又一次的，請你代為謝謝他們。（接錢）其實，你上禮拜拿來的錢，還

沒有用完呢！

小斌 （倒了一杯水）陳伯伯，喝茶。

陳堅 啊，小斌，做起主人來了。

蘭多 陳先生，你們籌備辦的方老先生紀念學校，成功了麼？

陳堅 成立了，小斌，肯不肯去？

小斌 陳伯伯叫我去，我高興死了。

陳堅 那末好，明天我來領你。要住宿在學校裏，過集體生活的呢。

小斌 好的，一定啊！

蘭多 陳先生，你們這教養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能不能進去？

陳堅 誰的？

蘭多 喏，就是樓上那個新娘子，我告訴過你的一個悲慘故事。我看他那兒子，單靠三四千塊錢，決不可能教養成人的。要是可以的話，倒是一件好事。這樣苦心的娘，真也難得。

陳堅 不過，這個教養院的目的，不在救濟，主要是訓練抗戰工作的小幹部。所以沒有關係的子女，不便收容。這教養院創辦的經過是這樣的，婦女界的幾位進步領袖，爲了紀念茅藍瑛，知道麼？茅——藍——瑛？

蘭多 我在「上海婦女」月刊上，讀過幾篇追悼她的文章。她是「職業婦女俱樂部」的主席，爲了主持幾次救濟難民的義賣，又爲前方將士募集寒衣捐款，被漢奸暗殺的一位女教員，是不是？記得有個戲劇家寫了一幅挽聯哀悼她，說是「繼惶公成仁，萬氓痛哭，孤島孤女不孤。與鑑湖同仇，無限哀愁，秋風秋雨千秋」，把她比做秋瑾呢。

陳堅 是的，她是杭州人，從小就沒有父親，母親也死了。爲了紀念她，通過女青年會的關係，創辦了一個「茅藍瑛托兒所」，專收職業婦女和女工的孩子。後來，方老師又成仁了，我

們的「中教聯」和「小教聯」就跟托兒所合作，添辦了這個教養院來紀念方老先生，專收容較大一點的孩子。

蘭多 啊，陳先生，下學期，你介紹我進去教書好不好？

陳堅 你肯去，自然最好沒有。

蘭多 你上次說起，負責人是朱文泮，姜蘋，楊寶琛她們。這幾位女士的文章，我讀得很多，真是欽佩之至，能够跟她們在一起做事情，學習的機會多了，我想我也會進步的。

陳堅 對了，這在你是必要的，一定，我介紹你進去教書。

蘭多 （無限希望，欣慰）多好呀！

小斌 我才開心，跟姨娘在一道。

蘭多 斌斌可開心了。（由於興奮，感覺到熱了，脫了毛線衫，露出袖管上的黑紗來）

陳堅 （注意了她手上的孝）……怎麼？你這黑紗，……是……

蘭多 （哀感地）呵，陳先生，這是……呃，味辛的父母，兩位老人家，同時……（拭淚）

陳堅 什麼時候的事情？

蘭多 今天剛剛接到信。（計算）「五七」已經過了。

陳堅（爲之憮然）……唔，一個多月之前。

蘭多 味辛出了這亂子，進了監牢，我怕兩位老人家經不起這壞消息打擊，瞞着沒敢告訴。二個月之前，他們不知怎麼曉得了，一著急，一傷心，父親就病倒了，母親是病上加病。十幾天，父親先死，母親跟着也……（伏下哀泣）

陳堅 連觀點吧！年老了，誰也難免。

蘭多（用力抬起頭來）味辛知道了，該多難受呀。他常常說的：「生不能養」，「死不能葬」。

陳堅（同樣的感慨）唉！（嘆了一口他不大嘆的氣，深切的悲哀）……我呢！連老娘活着還是死了的消息，也得不到呢！

蘭多 陳先生，你是明白的，這半年多的時光裏，我們的打擊，實在多。也太大了。一連串的不幸。我生的小毛毛死了，姊夫會這樣下場，味辛會發生這樣的意外，接着我姊姊死在醫院裏。現在，這兩位老人在家鄉又……

陳堅 真是大時代，大變動！味辛嫂，別難受，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蘭多 好消息？是關於味辛的？

陳堅 是的，味辛有希望出獄了。

蘭多（太意外了）真的？（過於意外，反而不能相信了）陳先生，不是騙我，安慰我的吧？

陳堅 你爲什麼不相信呢？

蘭多 我自然希望是真的。可是太意外了，倒好像……

陳堅 是我不好。一進來，就談話談溜了題目，留到現在才告訴你。蘭多，味辛有希望在元旦之前恢復自由。

蘭多（太高興了）斌斌，聽見麼？你還不高興，姨夫要回來了。

小斌 那才開心！幾時，陳伯伯？

陳堅 大概元旦之前。呃，也許可能就在聖誕節之前的！

小斌 姨娘，還有幾天聖誕節？

蘭多 你算呀，今天是十二月七號，二十五是聖誕節。

陳堅 因爲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鳳琴先生證明，味辛打死的是漢奸，所以辦理這案子的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多很同情他，優待他。警務處推託證據不足，須要調查，拒絕引渡給虹口，至今也不會向法院起訴。最近我們又托鳳琴先生疏通活動，想到了有利於味辛的

法子！

蘭多 怎樣的法子？

陳堅 要味辛推翻最初的口供，要說是死者自殺。

蘭多 不是說，當時檢驗了手槍，槍上有味辛的指紋手印麼？

陳堅 我們正在活動警務處的手印指模間，想法子改成是死者舉槍自殺的時候，味辛爲了救他，所以手槍上才有味辛的指印。

蘭多 （無限欣慰）啊，可好了，這次陳鳳琴先生可太幫忙了。

陳堅 鳳琴先生是味辛的大學教育學院的老教授，跟陶行之，方老師幾位，都是新教育運動的老同志。幾年來的孤島教育，全在他這棵大樹支持之下，保持了不少正氣！鳳琴先生也是出死入生，在漢奸暴徒的炸彈手槍的危險裏，苦撐的。

蘭多 （興奮）陳先生，不知該怎麼感謝你，帶來了味辛這好消息，又給了我今後進步的機會與希望，小斌也得到了好教育。今晚，這十二月七號……

小斌 姨娘，我早就算出來了。十八，姨夫，再有十八天，對不對？

陳堅 對了！

蘭多（欣慰，殷切）……十八天，（有嫌太多之感）……說是聖誕節之前，那麼，應該不必十八天吧！（沉在甜蜜的幻想裏去了）

陳堅 但願不必十八天就好了！

（楊瑞芳倉皇，不安地進來）

瑞芳 俞師母。

蘭多 啊，楊小姐。

陳堅 好，明天，我來領小斌去。

蘭多 好的。

小斌 一定呀，陳伯伯。

陳堅 自然。（打招呼）再見！（走）

（大家點頭）

（陳堅去）

蘭多 請坐，楊小姐，多久不見了。怎麼從那一次之後，就沒有再來過？

瑞芳 因為怕不方便。而且，那次，多多回去了，很不慣，所以就……

蘭多 阿斌，（低聲）你去看看沈伯伯在不在，你請沈太太來。

小斌 新娘子是不是？

蘭多 不許這樣！快去，喂！阿斌，要是沈伯伯在，你就說上次沈太太借我的書，我要了。

小斌 噢。（跳出去）

瑞芳 俞師母，她還好麼？

蘭多 你說沈太太麼，她還好。

瑞芳 （情緒緊張，惶惑，嚴重）……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告訴她？……（考慮過的考慮）

我不能不告訴她！……（爲難）我怎麼樣告訴她呢？

蘭多 （感覺到了什麼）是很，很爲難的事情麼？

瑞芳 俞師母，（鄭重）多多——死了！

蘭多 呀！

瑞芳 剛才的事情！

（沉默）

蘭多 沈太太完了！

瑞芳 怎麼辦呢？

蘭多 (再度沉默之後)……這，比她自己死還更壞！

瑞芳 更壞！

(兩人又沉默)

小斌 (進來，翻看一本書) 姨娘，新娘子給我一本有圖畫的書。

蘭多 阿斌！

(小斌一面翻看，走出去)

(韓英興奮地快步進來)

韓英 俞師母。瑞芳，你可來了！

(這兩個個人見她如此興奮，反而寫之黯然)

韓英 (有點失望) 多多呢？瑞芳，怎麼不帶多多來呢？

瑞芳 ……沒有帶來！

(瑞芳回答許多話，都說得非常不自然)

(蘭多隨時代她担心)

（韓英爲了急切地訊問，往往不必等待瑞芳的完全答覆，也不大注意地回答得是否自然）

韓英 留在家裏？還是……

瑞芳 ……留在……

韓英 對了，還是不帶來的好。多多上次來了回去，一定很不慣吧！

瑞芳 不慣了好幾天！

韓英 吵鬧麼？一定吵着要你帶他再來，是吧？

瑞芳 吵鬧得什麼似的！

韓英 發起脾氣來，東西也不要吃，是麼？

瑞芳 連飯碗也打在地上。

韓英 俞師母，多多這小孩，脾氣可大着呢，跟他父親一模一樣壞，真沒有辦法！

蘭多 呵！

瑞芳 ……（想說了）英姊，呃！

（蘭多看瑞芳）

韓英 什麼？

瑞芳（快）沒有什麼。

韓英 多多儘跟你淘氣，嘔氣，是不是？

瑞芳 沒有。

韓英 該大得多了！（想像）長高了吧？

瑞芳 ……

韓英 胖點了沒有？

瑞芳 呃——

韓英 還是那麼瘦？……還是，俞師母，他父親身體壞，我本來是身體很好的。

蘭多 噫。（看看瑞芳）

瑞芳（可憐巴巴的又想說了）……英姊！

韓英 怎麼？瑞芳，你，怎麼了？精神不好，不舒服麼？

蘭多（順勢）你請坐！

（韓英坐下）

（蘭多避在她椅子後面）

瑞芳（振作起來）沒有，我很好。

韓英 那麼有什麼心事？

瑞芳 ……我，呃，我……（恨不得哭出來）——不，英姊姊，別問我！

韓英 噢！預感到什麼？

瑞芳 ……我難過，我怕……（真的忍不住了）英姊姊！（撲在她膝上，流淚）

蘭多 楊小姐！（聲音是那麽理智）

韓英（發現到什麼不幸了）瑞——芳！

（沉默）

韓英 ……是多多什麼嗎？

（瑞芳停止了流淚，低頭，忍受着）

韓英 瑞芳！（加重）是多多病了？

（瑞芳抬起頭來看着她）

韓英（慘抖的聲音）……該不是——死了！

瑞芳（猛地立起）英姊！（逃開了，背朝着她）

(沉默)

韓英 (慢慢地立起來，走往前)……瑞芳，你說，告訴我……(再上前)別怕，別擔心，儘管告訴我。……(又上前)多大的風波，多重的打擊，我會受得住，經得起的。

(瑞芳不動，不語)

韓英

(轉向蘭多)……俞師母，你知道麼？(走近來)瑞芳不肯告訴我，會告訴你的吧？……

(再走近)你知道，就請你說！……(又走近)不必瞞我，瞞也瞞不住了的。

蘭多 ……事情發生總歸是發生了。

(沉默)

瑞芳

(摸出一捲鈔票)……英姊……

韓英

……(急轉身)啊！

蘭多 (阻止)楊小姐！

(韓英無言，呆了一會兒，慢慢地伸手，接了鈔票，手僵着收不回來了)

(死寂)

(韓英如彫像一樣的平穩)

蘭多 沈……太太！

（毫無反應）

（室內本來就很微弱的一點光，這時候全被夜色吞沒了）

（黑暗中，只聽見瑞芳的如泣如訴）

瑞芳

（低弱，滯緩）……三天前，突然發燒，熱度很高。……昨天送進醫院，……說是急性肺炎。打了針。……今天，下午就……

（韓英這彫像顫慄，搖搖欲倒）

（蘭多急移椅子上前）

（韓英往後一仰）

（兩人扶她斜倚在椅子裏）

（鈔票緊握在手裏）

瑞芳 怎麼辦呢？……醫院裏，我得去料理，弄清手續。

蘭多 你去吧。

瑞芳 她……

蘭多 讓她在這裏靜一靜！

瑞芳 拜托你照應着！

蘭多 你放心。

（瑞芳走，回顧，去）

（蘭多靜靜地照應着）

（沉默）

春發 ……（在門口）俞師母！

蘭多 （這可糟糕）呵，沈老板！

春發 ……（還沒進來）小斌說，她在你這裏？爲什麼？

蘭多 是的，呃，她不大舒服，在這裏休息休息！

春發 ……病了麼？（聲色俱厲地）怎麼不上去！

蘭多 請你來扶扶她！

（開了燈）

（沈春發走進來）

(同時，韓英從椅子裏霍然立起)

韓英 ……錢，還你錢！

春發 還我錢？

韓英 我的——寶，身——錢！(一把鈔票拋了他一頭一身)

春發 哦——！

韓英 ……(直呼而奔)瑞芳！……多多！(快步如飛地)……多多！

蘭多 (追)……沈太太，沈太太！(急回)沈老板！

(春發正拾着鈔票)

蘭多 快，追她回來！……她……有病！

(春發扔下鈔票追出)

(蘭多跟着追出)

(廂房門不會帶上)

(空台冷場)……

(死的沉寂)……

(燈一暗)

(隨即又亮)

(一個人慢慢地走進客堂間，走進廂房門來。他穿着破舊的大衣，舊呢帽壓在眉毛上，手裏拿着毛毯之類，像個旅行的人，頭髮亂蓬，鬍鬚滿臉，又像是個犯人。一進門，笑得很短就收住，驚異的回顧，呼吸急促，顯然走了不短的急路。看到牆上的味辛的照片，他苦笑。摘下禮帽，和手裏的毯子之類一同拋在床上去，欣慰地深深地笑了。原來他就是味辛，比較健康堅強，肯定了不少的味辛)

味辛 ……(在他熟識而又陌生的室內走動，不知做什麼才好，摸了摸，看了看台上的一堆繃卷，放下，發現地上的鈔票，覺得非常奇怪，把腳去撥了撥)

(門外人聲)

味辛 (急回頭去看) ……

小斌 ……(狂叫)姨夫！(衝進來，把手裏的書扔在地下，投在味辛懷裏) ……姨夫！

味辛 ……小斌！(抱着他)

(相抱無言)

(蘭多進來，見狀，非常奇怪，不知是誰)

味辛 ……(發現了她，連忙拋開小斌，迎抱) ……

蘭多 ……(太大的喜歡，不知所措，被擁抱) ……

(沉默中，熱烈的擁抱是那麼久，那麼緊)

(聽得見兩個人的呼吸)

(小斌初是呆了一陣子，慢慢地發現了地上的鈔票，一張張拾起，齊了齊，夾在山地拾起的書本裏)

(在小斌檢完所有的鈔票，這樣久的時間之後，他們兩個才分開)

(對看，不知道說些什麼話才好)

味辛 ……(突然感覺了什麼，伸手摸摸左胸口，臉現「糟糕」之色)

蘭多 (驚) ……怎麼？

味辛 (探入衣內，取出一管斷了兩節的鋼筆，笑着示蘭多) ……斷了，…方才壓斷了！

蘭多 (第一次這樣的大笑，哈哈！笑後，撫摸胸前，好像筋骨有點疼痛的樣子)

小斌 (把書和鈔票放在台上，拍手大笑) ……騙人！姨娘，陳伯伯騙人，他說姨夫還有十八天

！……

味辛 ……十八天？

蘭多 辛，怎麼出來的？

味辛 我自己也莫明其妙！

蘭多 是不是陳鳳琴保你出來的？

味辛 我也弄不清楚……吃了晚飯，同號子的人，都快睡覺了。一個外國人匆匆忙忙跑來開了門。揮揮手，叫我們走。我們都莫明其妙。他又笑着跟我們每一個人握握手。

蘭多 握了手？

味辛 我想是因為我們同號子的這些人，全是反日反漢奸的同志，所謂嫌疑犯。

蘭多 他呢？那個外國人是……

味辛 他領我們到門口，又匆匆忙忙的回進去了。我就像飛一樣地跑了回來！

蘭多 斌斌！

小斌 那才開心！

（三人相視笑）

（沈春發沮喪地回來）

春發（走進廂房來）俞師母，怎麼回事？

蘭多 人呢？沈太太人呢？……沒有追到麼？

春發 沒有！

蘭多 怎麼辦？她有病！她……

春發 她原先是住在法租界的，她那邊有一個女朋友，我想追到她那裏去。可是不行，不能過去！

蘭多 爲什麼？

春發 封鎖了！兩租界斷了交通！

蘭多 封鎖了？

味辛（同時）斷了交通？

春發 呵，你回來了！

味辛（點頭）……

春發 所有通到法租界去的馬路，弄堂，統統被法租界封鎖了。上了鐵絲網！

蘭多 法租界又出了毛病？

味辛 作興是這邊公共租界出了毛病，所以……

（陳堅匆匆來）

陳堅 （在門外就叫）蘭多！

蘭多 陳堅來了。

味辛 陳堅！

陳堅 呵！出來了！

（兩人握手）

蘭多 陳先生，你是知道味辛回來了，趕來的麼？

陳堅 不知道。

味辛 你來得正巧。

陳堅 你回來了，我可回不去了！

味辛 爲什麼？你出了毛病？是漢奸又找着你？

陳堅 法租界封鎖，公共租界宣佈戒嚴！

蘭多 臨時戒嚴，什麼理由？

春發 是不是日本兵要衝租界？

陳堅 來得這樣突然，我看形勢非常嚴重，問題恐怕不很簡單。

春發 這幾天市場上，謠言是很多！

陳堅 可能是日本跟英美發生衝突！

（突然電燈熄滅）

大家 （同時）呀——！

小斌 電燈壞了！

陳堅 讓我看看……不，不是電燈壞，你們瞧，外面統統暗了。這一定跟戒嚴有關係！

（外面一片由電燈壞引起的人聲）

（遠遠地起了炮聲）

陳堅 聽！

（炮聲）

（爆炸聲）

（槍聲）

(人聲)

小斌 怕，姨娘，我怕！

蘭多 阿斌！

味辛 別吵。

春發 糟糕！完了！

(一大響的爆炸聲)

(大家靜)

太太 ……(聲音)怎麼回事？(執燭光來)

志成 來了！日本兵衝租界……(手裏一個電筒)

太太 你們都在這裏！怎麼辦？

陳堅 電筒給我，我去打電話問問報館看！

志成 我照着你！

(陳堅跟志成去)

(以太太的燭光爲中心，大家聚在一道，就到廂房門口去聽消息)

（炮聲）

（人聲）

（槍聲）

（響的爆炸聲）

（沉靜一下）

陳堅

……（聲音）……喂喂……接編輯部……總編輯……喂喂，我是老陳，怎麼樣？……呀

？……呀！……大聲一點說。……唔，唔……宣戰？……日本正式對英美……中國……宣

戰！……什麼？……呀！大聲一點，炮聲裏聽不清楚！……啊？……香港……新加坡，馬

尼刺……檀香山……珍珠港……關島……軍事行動？……轟炸？……啊！……上海，上海

怎麼樣？黃浦江炮戰！英美兵艦……喂，喂，……斷了！……喂喂……喂喂喂，……電話

突然斷了，打不通了。

（陳堅和志成來）

陳堅 聽見了麼？

（人聲）

（槍聲）

（炮聲）

（爆炸聲）

蘭多 呵，沈老板，你的錢！

吞發（經了致命的打擊）……這點錢還要它幹麼！……我，我完了！人財兩空！這些貨，全是別人的了！（要灘倒下去的樣子走出）

太太 是日本人來沒收麼？

志成 我，我做了一輩子！……服務了卅幾年的工廠公司，也完了！（走出）

太太 咳！上海，——什麼世界！（限出）

陳堅 你們想，今後的上海，會是什麼世界？

蘭多 一定更黑暗！

味辛 也更接近光明了！

陳堅 不管上海是什麼世界，不管今後的上海的工作多麼困難，我們得跟日本帝國主義者——漢奸流氓拚到底，幹到底！

(人聲)

(槍聲)

(炮聲)

(爆炸聲)

(天光漸漸亮)

——幕——

一九四二年七月草於桂林